

**[假亦真時真亦假][愛情]每次心痛
， 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作者: 閻夜龍翼

Powered by [紙言](#)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一章

觀塘海濱花園。

我倚在欄杆上，嘴裏緊緊叼着香煙，靜靜地等着她的來臨。

「馬駿堯！」身後傳來她那甜美的聲音。

我把煙蒂隨手彈向海面，然後轉過身來，望向她的方向。

她綁着馬尾，身穿簡單的T-shirt和牛仔熱褲，腰間綁着格仔襯衣，不快不慢的步向我。

很簡樸的衣著配搭，但卻百看不厭。

我微微一笑，朝她的方向走去。

她來到我面前，我挽起她的手，然後把她拉近自己。

她微微掙扎了一下，似乎想把手抽走，但最後卻又放棄了這個念頭。

我輕輕親吻了她的前額，然後問了一句：「怎麼了？」

她望着我的雙眼，我們沉默對望了兩秒，然後她就像心虛似的，敗下陣來，別過了面。

我雙手捧著她的面頰，輕輕捏了一下說：「李紫彤，是有甚麼不开心嗎？告訴我，我會一直在你身邊的。」

她輕輕搖頭，雙眼開始泛起淚光，咬着嘴唇沒有說話。

我把她緊緊抱在懷中，輕輕撫摸着她的頭髮。

我感覺到她在我懷裏抽泣，她的淚水漸漸沾濕我的胸膛。

「為甚麼...為甚麼要對我這麼好...」她一邊抽泣，一邊問我。

「傻瓜，因為我們已經經歷了太多事，妳早就成為了我最愛的人了。」我在她耳邊回答她的問題。

「不要這樣...我...我不值得你的愛...謝謝你三年來的照顧。」她推開了我。

「我們...分手吧...」

望着她的面孔，我苦笑了一下。

「是我做錯了甚麼嗎？」

「不...是我的問題...是我的感覺變淡了...」

一陣刺痛傳入我的心。

「第517次。」我喃喃說道。

「甚麼？」她似乎沒有聽懂。

「沒有甚麼...只是...在妳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已經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地點，和妳分開過516次，這是第517次了。」

她面上帶着淚水，一面呆呆的，完全沒明白我的話語。

「妳不用明白的，妳只要知道，無論如何，我都會再次愛上妳的。」

說完，我的意識又再一次回到三年前的春天。

每次心痛，我都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二章

又回到這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

英國University of Surrey附近的一間宿舍。

我躺在床上，轉身側躺望了一眼日曆和時鐘。

2月13日，早上6時30分。

我再度轉身為躺姿，凝望着那蒼白的天花。

又回到這天，一切故事的開端，她步進我生命的那一天。

痛，很痛，但是我卻沒有辦法阻止那心痛的感覺。

我嘆了一口氣，打算抽根煙，去緩解一下那絞痛。

我爬下床，打開抽屜，卻沒找到煙盒。

我再次嘆了一口氣。我又忘記了，三年前，我還沒有開始抽煙。

我在抽屜裏再翻了一翻，找出一本泛黃的筆記。

望着筆記，我雙眼有點兒模糊。這本筆記是唯一一直記錄我過去的物品。每次我回到這一天，整個世界都像重啟了一樣，唯一記錄着一切的，就只有我的記憶，和這本筆記。

我翻開筆記，上面密麻麻的寫滿不同日子。

第1次，2016年6月14日，原因:心淡。

...

第113次，2017年7月13日，原因:第三者介入。

...

第250次，2021年8月14日，原因:家事。

...

第516次，2017年4月13日，原因: Long D。

...

我拿出一支筆，在筆記上再添上一行。

第517次，2017年11月14日，原因:心淡。

我合上筆記，隨手關上抽屜，走到櫥櫃前，望着裏面的威士忌和龍舌蘭酒。

我伸手去拿那威士忌。就在我的手碰觸到威士忌的瓶前，我停頓了一下，然後我改變了念頭，轉為拿出那瓶龍舌蘭酒。

我倒出了一杯龍舌蘭酒，然後走到宿舍的音響前，按下播放的按鈕。

我左手拿着那瓶龍舌蘭酒，右手拿着杯，推開露台的門。

我走到陽光下，然後把杯中的龍舌蘭酒一飲而盡。

「我又回來了，李紫彤，等我。」

我拉出椅子坐下來，倒出望着那彤色破曉朝陽，聽着宿舍內的音樂，喝着龍舌蘭酒，靜靜等待上課。

這一刻，世界彷彿又只剩下我一人，聽着音響播着陳奕迅的月球上的人。

「從月球觀看，難辨地球相愛跟錯愛，
三世書不會記載，情繫我這半生的最愛。」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三章

在遇見她之前，我一直覺得時間過得很慢。

在遇見她之前，我更喜歡獨處。

但自從我第一次遇上她，我發現自己不再喜歡孤單一人。

她的出現改變了我。

我一直坐在露台，靜靜地喝着酒，回憶起我和她的每段過去。

時間不知不覺地在流逝，沉醉於回憶中的我，連課也沒有去上。

我就這樣坐了一個早上。

我把手中最後一杯龍舌蘭酒喝完，然後走回宿舍內。

抬頭一看那時鐘，我苦笑了一聲，原來中午三點了。

草草煮了一個白汁意粉，煎了兩隻雞蛋，我又躺回床上。

我還是想不通問題的根蒂。

我翻看着那泛黃的筆記，每次分開，我只得到一個片面的答案，都來不及問更多，然後便又回到這裏。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手機突然響起。

我拿起手機一看，是我的Facetime應用程式正在響。

來電顯示為陳家琪。

我沒有接聽她的來電，因為我不知道該說甚麼，那怕是經歷過這麼多次，我都不知道應該說甚麼。

對於陳家琪，我是帶有一點愧疚的感覺。

她是我遇上李紫彤前的女朋友。

當初我與陳家琪分手，我並沒有作出任何挽留。

也許當初是我的感覺變淡了，也許是她受不了時差和距離，也許是我根本沒有愛過她，也許以上皆是。

說到底，陳家琪對我來說，或許只是一個過渡期，一個把我從初戀失戀沉寂三年拉回現實的人。

望着那手機的畫面一閃一閃，然後驟然中止，只剩下那未接來電的顯示。

我在心中暗暗說了一聲抱歉。

陳家琪，我的心早已屬於另一個人了，而她的名字，是李紫彤。

未幾，whatsapp的訊息開始不斷在我手機湧現。

我嘆了一口氣，還是打開了whatsapp應用程式。

一連串的訊息彈了出來。

陳家琪：「你在忙嗎？」

陳家琪：「你在忙嗎？」

陳家琪：「我很想你。」

陳家琪：「很多功課要做嗎？」

陳家琪：「怎麼不聽電話？」

陳家琪：「你知道你沒有關最後上線時間的吧。」

陳家琪：「你主動點找我可以嗎？」

陳家琪：「算了吧，你忙你的吧。」

陳家琪：「如果你不想維繫的話...」

陳家琪：「我們...還是算吧。」

我望着手機中一個又一個的訊息，靜默了一會。

我在手機中輸入了一句抱歉，卻沒有按下發送按鈕。

陳家琪，早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對你沒有感覺了。

這樣也好，由你說出了那一句，對你的傷害也少一點。

而且，你一個月後也會找到另一個更愛你的人，祝你幸福吧。

我按下倒退鍵，把輸入了的字刪除掉，關上了手機。

我爬了下來，隨手從衣櫃裏拿出一套衣服。

看一看手錶，下午五時。

李紫彤，還有五個小時，我又與你再次相遇了。

我哼着一首三年後才面世的歌，我最喜歡的樂隊的一首歌，離開了宿舍。

「難道我可以擺脫宿命，重遇你多次，
還沒跟你相約他世再會，夢已化煙。
無論要經過轉世千次百萬次，跟你的虛線不變，
緣盡了又有下次，再下次下次，
即使傷過無數次，仍會願意，
離散聚天意有含意，情也是真摯。」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四章

踏入二月，天氣還沒有回暖，地上積上厚厚的一層雪。

據說這個城市已經很久沒下雪。

我離開宿舍區，向着學校的方向慢慢踱步。

天氣有點冷，宿舍和學校其實是相連的，可是我還是選擇了走到室外去。

原因只有一個，我看見有兩男兩女正在積雪的廣場打雪戰。

我找了一張長椅，抹去上面的積雪，遠遠望着那個四人組合在嬉笑打鬧。

他們四個中，兩個男生是面向我，而另外兩個女生則背着我的。

可是我就算看不見那兩個女生的樣子，我都清楚地從背影中認出我最愛的人，李紫彤。

我沒有走過去，時機還未到，還未到相識的時間。

我知道我若然此刻走過去，只會把她越推離我越遠。

我知道一切發展的後果，因為我經歷過，我知道這個時候，她還沒有跟她遠在澳洲的男朋友吵架。

這是我經歷過518次時間回溯的好處，我知道所有事件會如何發展，我知道那些事可以做，那些事不可以做。

我遠遠望著她，保持着一個安全的距離，沒有被她發現。只要望着她，一股幸福的感覺就從心底湧出來。

她在雪戰中被一個雪球擊中，她爆出一句粗話，然後猛的從雪地上執起幾個雪球，連環拋出去。

全部落空了。

我笑了，她，還是她。她還是那個我印象中，傻傻又帶有一點衝動的小女孩。

「有個小女孩笑得開懷，餓了這饅頭，再小都夠大；

睡到天放晴便夠氣力逛街，辛苦都輕快。」

不知不覺間已經坐了一個小時，餓意又來襲。

我站了起來，往學校的飯堂走過去。

我來到飯堂，隨便夾了一些熱食，挑了個角落位坐下來。

這個角落位的好處在於，它既不起眼，又剛好可以讓留意到飯堂眾生的動向。

才剛剛吃了不久，便有兩個男生走過來，直接坐下。

我頭也沒抬，繼續與我的晚餐戰鬥。

其中一個男生開口道：「駿堯大哥，吃飯前說聲可以嗎？發個Whatsapp也不是太難吧？我和李鎮民在你宿舍外等了三十分鐘，冷死我們了。」

「別廢話，去排隊吃飯吧，家禽。」我反了一個白眼。

這兩個是我的好兄弟，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都是他們兩個一直站在我的身邊。

剛剛開口的，叫葉家勤，一個外表不英俊，但換女友的速度卻極快，換性伴侶的速度更甚，所以一直被我們戲稱為家禽。

他倆放下電腦和筆記，便出去排隊了。與此同時，我隱約看到剛才打雪戰的幾個人都從入口走進飯堂。準確來說，只有兩男一女，李紫彤並沒有出現。

我知道她此刻正和男朋友鬧分手，情人節前夕鬧分手，很諷刺的感覺。

李鎮民和葉家勤各執一碟晚餐回來，開始討論這一年的新生有那個看得上眼。

我沒有答話，默默地留意着飯堂入口。

就這樣過了十五分鐘，她終於出現了，遠遠看着她也看出她的眼睛微腫。

我拍案而起，沒有任何動作，單純望向李紫彤的方向。

李鎮民和葉家勤被我突如其來的動作嚇了一跳，他倆抬頭，呆呆的望了我一眼，然後向我所注視的焦點望過去。

葉家勤若有所思地點了下頭，然後說：「李紫彤，名花有主的，不錯，你有興趣嗎？」

嘿，這葉家勤果然是個禽獸，才開學一個星期，就連人家有沒有男朋友都知道。

李鎮民亦滿臉疑惑望着我說：「你不是也有女朋友的嗎？」

我坐了下來，喝了一口橙汁，緩緩道出一句：「都沒有了。」便不再作聲。

見我不願多說，我這兩兄弟也沒有追問下去。

他們都了解我的性格，我並不是那種善於表達內心的人。

「今晚去學校酒吧喝一杯吧。」李鎮民這樣說到。

對，喝酒是唯一讓我會吐出心聲的時候。

我點一點頭，反正我今晚本來就會去獨酌的。

我看一看手錶，七時正。

距離正式接觸李紫彤，還有三小時。

「逐晚倒數為見你準備，願你快點又與我一起。
寂寥足足一個月，由電話減少距離，而偏偏竟不知怎說起。」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五章

晚上九時，我隻身一人來到學校酒吧。

學校酒吧不像尖沙咀蘭桂坊的酒吧，黃昏就開始有客人來享受歡樂時光，畢竟這裏始終是學校，不是一般香港酒吧夜場，這個時間是除了酒吧當值的兩個實習調酒師，就只有我一個。

但相信我，入夜後，這裏一定比香港夜場，更為荒謬，更加荒淫，這裏可是大學，年輕人變為成年人前，最後盡興的地方，而且這裏還是外國的大學，思想只會更加開放。

這些年來，一夜情，始亂終棄，打鬥爭寵，灌醉後發生性關係的事情屢見不鮮，一切都被我看在眼內。

我走到酒吧的吧枱盡頭坐下了。

今天當值的是個韓國女生，樣子算是標緻，眉清目秀，身材也比一般香港女生好得多，稱不上波濤洶湧，但至少不是平板身材，而且還有對畢直的長腿，雖然不及韓國女團的門面女星，亦不知道有沒有整容，但整體來說，還是個美女。

以葉家勤的評價，絕對是秀色可餐。

我一坐下，她就從酒吧後走出來給我一個擁抱。

我有點尷尬，畢竟我不是一個很熱情的人，而且擁抱的對象是個美女，我的手不知放那裏才好。

「Hey Nathan! It's been a long time!」

對你來說也不是很久，才一個暑假而已，從時間線上，我可是至少一年沒有見過你啊。

我心裏這樣想着。

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Alexandra是我剛入學那年認識的同班同學，她是我在學校第一個接觸的女生。

「金智玄! How have you been?」金智玄是Alexandra的中文名字，我以前經常這樣叫她，反正她都聽得明白。

「Well, so far so good, boring internship life. 喝甚麼嗎? On house.」我一直覺得Alexandra是個語言天才，精通普通話英文韓文法文，甚至連廣東話也會說一點點。

「On house? I'm having a whiskey then, you know my preference.」

「Double shot, neat?」Alexandra曾經是我的酒腳之一，所以我的喝酒喜好，她也頗為了解。

她嘴角微微一揚，指一指自己的腦袋，似乎想說自己記性不差。

然後她轉身走回吧枱後，為我倒了一杯威士忌。

我淺淺一嘗，這韓妹真夠意思，竟然斗膽倒了平日沒有誰會點的green lable給我。

「You like it?」Alexandra拉出我身邊的一張高椅坐下了。

「You took the best whiskey in the school already, what else can I complain?」

我不是很想搭理她，可是礙於我不太懂拒絕別人，而且酒吧又只有我一個，根本沒辦法讓她去忙，只好應酬一下。

「So why did you choose to skip your internship?」她這樣問我。

「I don't know, maybe I'm just not ready to face the reality.」老實說，我自己也不記得當時是為了甚麼沒有去實習。

隨便跟Alexandra談了半個小時，我們便開始沒有話題了，畢竟我不是那種喜歡談心的人。

老生常談，其實也談不了多久。

萬幸的是，其他學生也陸續開始來到酒吧，Alexandra只好去忙了，而我亦樂得清靜獨處。

我靜靜喝着酒，望着來自各國的新生和舊生打成一片，玩着酒吧遊戲。

這場景真的令人懷念。

就在我沉醉於這場景之際，我眼角瞟到門口有一班學生進來，帶頭的正是葉家勤和李鎮民，而緊隨在後的，是一眾來自香港的新生，當中包括李紫彤等人。

葉家勤和李鎮民找了一張枱安置好眾人，便走來吧枱買酒。

他倆點了好幾打啤酒和幾瓶韓國燒酒後，終於留意到角落的我。

葉家勤不斷向我打眼色，示意我過去幫手拿酒。

我嘆了一口氣，把杯中的威士忌一飲而盡。

我來到他們跟前，拿起了幾瓶酒，走回他們的枱。

葉家勤走在我旁邊，輕聲在我耳邊說：「人，我就給你帶來了，機會，就你自己爭取了。」

我望向他反了一個白眼，然後我便在距離李紫彤不遠的位置座下了，不遠不近，就只相距一個位置。

我裝模作樣看了眾人一眼，最後雙眼定格在李紫彤面上。

她似乎感受到我的目光，望向了。我。

時針和分針準時地踏在晚上十時正。

馬駿堯和李紫彤，又回到這一刻，兩人初次對望的時刻。

「視線穿過所有檯凳，為求去偷你心。
這一刻甚麼也沒法可比，體香像要淨化空氣，
快慰快要把我處死，在這極樂之地。」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六章

五秒，我和李紫彤足足對望了五秒。

這五秒，對我來說，就好像五個世紀一樣長。

她的雙眼微微腫起，眼睛帶有淺淺的紅色，哭過的痕跡仍然沒有消退，但沒有減退她的魅力，她仍然是那麼迷人。

我抑制着上前擁抱她的衝動，因為我清楚知道，一切都從新來過了，我忘懷不了她，而她卻根本不認識我。

她尷尬地低下了頭，讓我意識到自己望着她的時間有點長了。

我急忙把頭轉回枱面，拿起我的那杯威士忌一飲而盡。

望着那透明的玻璃杯，我不禁苦笑一下。

對着李紫彤，我還是不能好好控制自己。

就在我沉醉在自己的思緒時，葉家勤伸手過來拿走我的杯，然後倒了一杯酒給我。

我望了一眼枱面上的酒，發現李鎮民正在把韓國燒酒和啤酒混合在一起。

我暗罵了了一句人渣。

混酒喝從來都是最易醉的事，啤酒本來就是容易入口的酒，而燒酒則是淡而無味的酒，兩者混合起來，根本察覺不出任何味道上的不妥，但事實卻不盡然。

我嘆了一口氣，心裏暗暗祈求，不求今晚可以不醉，但求不用躺着離開酒吧。

葉家勤是很會帶動氣氛的，可能是他的性格比較外向，又可能是他長年在酒吧所得經驗所致，作為一個領導，他是相當合格的。

可惜，這裏是英國而不是香港的大學，甚麼迎新營之類的活動是不存在的，不然又會有一個獸父組爸出現了。

當然，迎新活動也是少不了的，雖然早已開學一個星期，但畢竟大家新舊生還沒有混熟，一些聯誼酒局是免不了的，所以大家都把這種酒局當成迎新營，一個刪減了所有破冰遊戲和團體遊戲，只剩酒局和酒後活動的迎新營。

酒吧遊戲，不外乎都是大話骰、猜枚、九宮格、Never have I ever 之類的遊戲，反正就是輸了就喝酒的遊戲。

對於這種遊戲，我並沒有很大興趣，也不是反感，反正有人約的話，就當是聯誼一下。

對我來說，酒吧遊戲只是一個美其名為社交，實際只是對別人灌酒與被人灌醉的輪迴遊戲，像葉家勤這種夜場獵人，當然是灌醉別人的豺狼；而那些入世未深的新生，當然只能淪為被灌醉的白兔。

眾人稍微自我介紹一翻，便開始圍起枚來。

我沒有立刻參與其中，而是先看大家玩了幾把，原因只有一個，我還不想醉。

望着九隻手同時伸出，然後一個一個接着叫不同數字，我不禁笑了一下。

新手果然是新手，在看了幾把後，我敢肯定今晚除了我、葉家勤和李鎮民，以及被他們看中的女生外，其他人必定醉倒離場。

原因無他，葉家勤和李鎮民從一開始坐下的時候，就已經設下了陷阱。

包括我們三個在內，我們一共六男四女。而我們三個坐下來的位置，剛好左手邊是一個男生，而右手邊則是個女生。

看似簡單而無序的坐法，其實暗藏玄機，因為這種坐位安排，剛好把另外三個男生分隔開，除非他們的默契可以比得上我們三個總角之交，否則這必定減低了他們合作反灌我們酒的機會。

猜枚，其實一點都不如表面所見，只有猜拳那麼簡單，人少玩的時候是一場心理對抗戰，要揣摸對方的想法；人多的時候則是一個團體戰略遊戲，要在不太明顯的情況下作弊，才可以成功灌醉別人。

看了大家玩了幾把後，我大致上了解到眾人的出拳順序，然後我亦開始參與其中了。我們的首要目標，是要先把另外三個男生灌醉。儘管我對於尋找一夜情沒有興趣，奈何兄弟有發泄的需要，只好陪他們瘋一下。

六人以上的猜枚遊戲，其實是很難看得清楚到底自己到底有沒有叫中，所以一開始，大家都叫得有點慢。但在隨着大家越來越興奮，以及葉家勤的控制下，遊戲的進程開始加快，兩位人渣亦開始有理沒理都大叫中枚，然後逼下一位喝酒。

在我們的操縱之下，另外三個男生都糊裏糊塗地灌到半醉。眼見大家都有點小醉，葉家勤便決定叫個暫停，回來後再換遊戲。

李鎮民和葉家勤對我打了個眼色，然後站起來，示意我跟着出去。

我苦笑跟了出去吸煙區。

學校酒吧的吸煙區是一個露台，然後旁邊有一道樓梯直通到學校草地。

有時候我也想不明白，到底學校把酒吧設在頂樓，再把其中一個露台設為吸煙區是甚麼居心。

他們就真的不怕有學生喝醉了，然後從露台掉下草地嗎？

我搖搖頭，把這奇怪的問題從腦海中揮走。

李鎮民和葉家勤倚靠着欄杆，各自點起了一根香煙。

透過煙霧望着他們，令我心癢癢的也想抽一根。

我伸出了看，示意我也想要。

他倆有點錯愕，因為我一直也是三人中唯一的清泉，起碼在他們記憶中，我是從來沒有抽煙的習慣的，或者說，至少在這個時間點上，我還未真正學會抽煙的。

李鎮民連同Zippo火機把煙盒直接拋過來。

我反手一接，然後抽出一根煙。

我用口叼着香煙，單手用Zippo火機擺弄着花式。「咔嚓」一聲，火苗從火機棉芯竄出，然後把香煙點燃。

我那熟練的打火手法再次讓李鎮民和葉家勤看呆了，因為我此刻完全表現得不像一個吸煙新手。

聞着空氣中瀰漫着熟悉的氣味，我傻傻的笑了一下，然後腦海想起了一首歌。

「頹廢混雜著煙味，我滿臉鬍渣，在自得其樂的世界；
頹廢我微醺的醉，對鏡子傻笑，臉上的快樂很直接。」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煙，然後猛的咳嗽起來。

李鎮民和葉家勤都笑我在逞強，不懂裝懂，咳嗽是活該的。

我把煙頭彈向夜空中，苦笑起來。

這身體，還是不太習慣抽煙的感覺。

「每當點起一支煙便想起你，把煙頭彈向夜空中，沒有絲毫留戀。」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七章

一支煙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剛好五分鐘。

眼見手上的煙已經燒至接近濾咀位置，李鎮民和葉家勤各自深深吸了最後一口煙，然後隨手把煙蒂彈至遠處。

兩人走回露台門口，拉開門示意我進去繼續戰鬥。

我輕輕搖頭說：「我吹一會風再回來。」

他們見我不願繼續喝酒，也沒有勉強我，率先回去座位。

我靜靜的轉身，往樓梯的方向走去。

中午下過的雪，積在樓梯上，令梯級有點濕滑。

我小心翼翼，一步一步扶着欄杆往下走。

我隻身來到被白雪覆蓋滿的草地。

草地上的雪並不算很厚，剛剛高及腳踝，每走一步都有少量的雪花跌進我的鞋裏。

很久沒有接觸到雪了，有點冷，但是不是刺骨那種冷，反而有種舒爽的感覺。

大概是因為喝了點酒，身體有點發熱吧。

我大字形的往後一倒，讓整個人躺於軟綿綿的白雪之中。

我身體躺下的那一間，激起了地上的雪，讓它們如同麵粉一樣，在半空中飄零。

歐洲有一個地方比香港好，就是沒有過多的高樓大廈，沒有大量的光污染，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星空。

我靜靜地望着繁星，沒有絲毫理會背部傳來的寒冷。

星空很容易讓人沈醉其中，它總是讓人有無限的幻想，浩瀚無邊的星海，總是讓人感覺到自己的渺小。

我很喜歡看星，很享受觀星的時間，雖然我沒有學過天文學，但是我卻可以認出大部分的星座。

那是李紫彤曾經教給我的一些小知識。

「天空真美，在香港，根本看不到這樣的星空。」一把甜美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了過來。

我把頭微微往後一仰，看到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身影。

她走到我的旁邊，坐了下來，靜靜的仰望星空。

出於禮貌，我也坐了起來，跟她一起靜靜的觀星。

「怎麼出來了？」我問到。

「你那兩個朋友喝得太瘋了，我出來吹一下風，散一下酒氣而已。」

我倆相視而笑，再沒有說話，純粹享受着那一刻的寧靜。

「那個就是雙子座，是他出生的星座。」她突然指着星空，打破了沈默。

我沒有答話，也沒有提問，只是靜靜的望着她，等待她給繼續說下去。

這是李紫彤的一個本性，你越是追問，她說得越少，相比一個跟她討論甚至辯論的對象，她更需要一個樹洞。

「情人節前夕才分手，很諷刺吧。」她苦笑。

「我以為只有我才會遭遇這種淒慘事，原來你也是這種人。」我陪着苦笑。

「人家說，雙子座的人，都是花心的，貪新忘舊是他們的本性。」

「我和他是中學相識的，我們中四就已經在一起。後來我們畢業了，他選擇了去澳洲讀藥劑，而我則來到英國讀酒店管理。」

「我曾經以為，遠距離的戀愛，只要有足夠的信心，有足夠的勇氣，有足夠的愛，堅持每天抽點時間與對方Facetime，很容易就可以捱得過。」

「結果，我卻發現他過到澳洲沒多久，就已經背着我出軌，一腳踏兩船。」

「他以為有另一個instagram就可以不被發現，但他卻沒有想到我有眼線放在他身邊。」

「論分身帳號，我比他還多，除了主帳號，我可是有一個帳號用來發泄對男朋友的不滿，一個帳號去偷偷關注別人的。」

「到底我有甚麼比不上那個第三者？」

「到底是星座的錯，還是距離的錯？」

這段對話，我早已聽過五百多次，每次我都答不出來。

我拿出了手機，播放了一首歌。

「即使跟蹤你，來臨案發現場，牢牢看守著你，提防你搭上這一個她。下個她，都會趁我看不到誘惑你，明白如你要這樣易變心，哪到我害怕。」

「盧巧音的三角誌，想不到你也會聽這種歌。」她這樣說到。

「再想也無補於事，回去喝酒，好好醉一下吧。」我站了起來，拍一拍的上的雪，然後伸出手，打算扶她起來。

她捉着我的手，卻沒有順勢站起來，反而把我拉近她。

她在我耳邊說了一句說話。

「回去喝酒，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可以再陪我一陣子，多聽一首歌嗎？」

我望着她微腫的雙眼，還是敗下陣來。

我再次坐了下來。

她按下手機的播放清單，選出了一首歌。

「摸不到的顏色是否叫彩虹？
看不到的擁抱是否叫做微風？
一個人，想着一個人是否就叫寂寞？」

這一晚，在星空之下，我們心裏各自都想着一個人。

她想着她遠在澳洲的前度，而我，則想着近在眼前的李紫彤。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八章

「那一年我們望著星空，有那麼多的燦爛的夢，
至少回憶會永久，像不變星空，陪著我。
最後只剩下星空，像不變回憶，陪著我。」

我和她就這樣，坐在佈滿白雪的草地上，於星光下聽着每一句歌詞。

不知道是我解讀歌詞有問題，還是李紫彤有意無意的跟着哼唱，我總是覺得，這首歌的某幾句歌詞，是特意讓我聽到的。

也許只是我多心，也許是我把五百多次輪迴中，那記憶中的她當成此刻的她，才会有這種感覺。

但是有一點我可以確定，她此刻的悲傷，此刻的哀愁，此刻的寂寞，絕對不是我幻想出來的。

她那楚楚可憐的樣子，每次都令我很想緊緊抱住她。

但在五百多次輪迴之中，我一次都沒有嘗試過真的抱下去。

很簡單，我不敢抱下去。

我不知道若果我就此抱下去，我和李紫彤的將來會如何改變。

若是要問我在這五百多次輪迴之中學到甚麼，那絕對是不要隨便改變已知的過去，除非是非變不可，否則不要跟命運作對，不要製造蝴蝶效應。

所謂蝴蝶效應，指在一個動態系統中，因為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便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其意思即是，一件表面上看來毫無關係、非常微小的事情，在連鎖反應下，可能帶來巨大的改變。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你不會知道一個少少的改變，對日後的發展有甚麼影響。

著名漫畫公司DC提出過一個悖論，其名為閃點，內容大概是閃電俠穿越時空回到過去，救了她的母親，改寫歷史，雖然他個人與家人過着幸福的生活，但世界卻不再是他熟悉的那個，而且亦影響了生活圈子的朋友。

我很怕作出改變，很怕陌生的世界，很怕未知的將來，所以我很盡力去跟着熟悉的劇本去走。

然而話雖如此，我根本沒有成功遵守過這個規則，因為每次我重回這條時間線上，都代表我與李紫彤之間發生了一些事情，只要當我找到問題的根源，我都會盡可能的規避，從錯誤中學習，讓問題不再出現，以免重蹈覆轍。

我和李紫彤的戀情，就像一套改完又改，而且一直沒有寫完的劇本。

我伸出我的手，停留在她的肩膀上幾厘米的位置。

她好像沒有注意到我的動作。

很想抱下去。

我想了一想，嘆了一口氣，拍了她的肩膀一下以示安慰，然後收回我的手。

還是一步一步來，不要急於一時之間。

我要的不是當她一陣子的醫護兵，給她一瞬間的慰藉，而是要跟她穩定的發展。

還是跟着原來的劇本好了。

我再次站了起來，然後伸出手遞向李紫彤說：「回去繼續喝吧，放縱自己去醉一下，然後忘記一切吧。」

她捉緊我的手，借力站起來。

我和她的身體貼得很近，她的臉微微一紅，低聲說了一句謝謝，便轉身走向酒吧。

望着她的背影，我微微一笑，然後闊步跟上。

回到酒吧，眾人都坐得更近，圍成一個更細小的圈子繼續遊戲。

李紫彤隨便挑選了一個空餘的座位坐下，而我當然順理成章的坐在她旁邊。

枱面上全都是骰盅，顯然，大家都覺得圍枱玩得久了有點沉悶，都開始玩起大話骰和幸運骰。

見大家的上一局還沒有完結，我執起兩個骰盅遞給李紫彤。

她接過骰盅，然後嫣然一笑，問到：「玩大話骰還是幸運骰？」

「嘿，我無所謂，你選吧。」

「那就幸運骰吧，兩個人玩大話骰也玩得不刺激。」

說完她便執起骰子放進骰盅狂搖，然後放回枱上。

而我亦把裝滿五顆骰子的骰盅往枱邊拉去，然後裝着瀟灑的猛力一拉，把骰盅拉離枱面，然後讓骰子順勢的掉進盅內。

很經典亦很簡單的離桌搖骰。

「裝甚麼帥氣，開骰盅吧。」她笑着說。

這套離桌搖骰的動作起了它的作用，至少成功引起到她的注意。

我看着她迷人的笑容，然後也跟着笑了。

我倆同時打開骰盅。

我看一看自己的骰子，圍骰，全部都是六。

而李紫彤的骰子卻連一對也沒有，二三四五六。

她苦笑了一下說：「想不到我情場失意，賭場也失意。」

「也不是的，風水輪流轉嘛，人生總會有起有落的。」我回應道。

她執起骰子再搖一次，然後久久沒有打開骰盅。

她拿着骰盅蓋子說：「若果我打開骰盅，裏面的點數跟你一樣，甚至比你的點數大，全部都是一的話，我就相信命運了。」

話畢，她便打開了骰盅蓋子。

望着枱上的骰子，我笑了，她也笑了。

圍骰，五個六。

我說，上天不會一直眷顧著你，但也不會一直唾棄你，今天你的運氣用光了，然後開始一系列倒霉的事情，或許明天運氣就會補回來了。

她說，人生很苦，很多挫折，永遠不知道自己的運氣何時好何時壞。

我說，人生的道路本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當它變得艱難險阻，就代表我們需要尋找命運中運勢反彈的機會，只要堅守信念，運勢觸底時總會有反彈。

她問，怎麼聽我的話語，總覺得有很多故事似的。

我答，他日有機會的話，我或許全部都告訴她。

我沒有說出心低的說話，518段與她的過往，可不是一時三刻能夠說清的。

「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著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更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九章

時間總是不知不覺的流走，一看手錶，發現時間已經將近凌晨二時。

凌晨二時，也就是學校酒吧關門打烊的時間了。

環視眾人，卻發現大家都已經半醉，甚至有一個男生已經被灌至酩酊大醉，癱軟的坐在沙發上。

見保安人員開始驅趕我們離開酒吧，我們也自覺的收拾東西，把杯中的酒一飲而盡，然後準備起身離開。

沒有人打算理會那醉倒的男生，先不論我們都已經半醉，根本沒有力氣把一們醉倒的成年男性抬回房間，在我看來，酒量不好就要懂得好好照顧自己，好好控制自己喝酒的份量和速度，逞強的話到最後只會醉得一塌糊塗。

沒有人會願意照顧一個醉倒的人，尤其是對像更是一個素未謀面，或者說認識不深的男人，那怕是我這種老好人，也不想冒着被吐滿一身的險去照顧其他男生。

很簡單一個道理，純粹機會成本問題。同樣是去喝酒，在場有一男一女都醉倒了，正常男人都會選擇去照顧那女的，即使也是有機會被吐一身，至少可以佔點便宜，甚至可以贏到一點印象分，好運一點可能一照顧就照上床了；而照顧一個醉倒的男生...除非你是同性戀，否則根本沒有好處，答案顯然易見。

我們幾個拖着半醉的身軀離開酒吧，正當大家準備回房間的時候，其中一個女生開了口。

「大家餓嗎？不如一起去煮個麵吃，多聊一陣子吧。」

這句說話彷彿像有魔力似的，令原本想回房間倒頭便睡的眾人都打消原本的念頭。

我一按肚子，確實有點餓的感覺，便答應下來。

我們一行人緩緩的走到三樓。

三樓位置是個難以定位的地方，在不同日子它會有不同的名字。在交小組報告前，它是會議室；在考試前夕，它是自修室；而在凌晨這個時分，它是個公共休息室。

隨便在自動販賣機買了個辛辣麵，又從飯堂偷了幾個碗和叉子，倒了點熱水便把麵放進碗裏泡了。

雖然泡的麵沒有煮的來得好吃，但是身在外國讀書，凌晨時間根本沒有餐廳營業，有東西落肚已經得好，那來這麼多的資格去品味。

為了打發等待的時間，大家又開始聊起來，聊天的內容也很沒營養，不外乎都是以前各自在中學的趣事，比較一下中學文憑試的成績，各自的黑歷史之類。

我和李紫彤各自分開坐在兩旁，沒有參與太多討論，只是偶爾插嘴兩句。

我拿出手機打開Whatsapp，從聯絡人名單中找出剛剛喝酒時問李紫彤拿的電話號碼。

「怎麼不說話了？」我在手機中輸入了這一句說話，然後按下發送。

李紫彤的手機一響，然後她便拿出來，低頭回覆我的訊息。

「你也沒有怎麼參與討論呀。」

「沒甚麼好說的，反正有甚麼我那兩個兄弟都會全盤托出的。」

「嘿嘿，對了，你面色怎麼有點蒼白的？」

「沒甚麼，倒是你的面很紅，很醉嗎？」

「不是啦，我一向都是面比較紅潤的那種人。」

老實說，我一向也不是那種多話題的人，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怎樣回應。

萬幸的是，她主動找話題跟我說。

「最近有點熱氣，學校每天都是炸的食物，又炸豬排炸薯條炸雞的，喉嚨好像有點痛，聲線都有點沙啞。」

「那你多喝點水呀，沒有帶清熱酷過來嗎？」

「就是沒想過這一點，英國又沒有地方買。」

「我上年也經歷過，所以這一年我帶多了，你要嗎？」

「可以嗎？」

我放下電話，裝作沒有看到，並沒有回覆她的訊息。

我站了起來，然後拋下一句：「我去洗手間。」便走開了。

然而，我並非真的去了洗手間，而是往自己宿舍的方向走。

我往宿舍的方向拔足狂奔，企圖以最快的速度來回宿舍和三樓位置，萬幸的是，三樓和我宿舍也只是五分鐘路程，所以也花不了多少時間。

我一打開宿舍門，便走去藥櫃拿了一盒24包裝的清熱酷離開。

在某些人眼中，這樣的一個舉動，也許很像一隻兵，只是想要討好娘娘。

我不認同但我也反對，因為那一刻我其實並沒有想太多，衝動的行為根本解釋不了。

在我的角度所看，我只是對我未來的女朋友好一點而已。

而李紫彤後來亦確實成為了我的女朋友。

為免其他人注意到，我把那盒清熱酷收在身後，裝着若無其事地走到李紫彤身邊，然後不動聲色的交到她的手上。

她抬頭望着我，報以一個甜美的笑容。

那一刻我融化了，為了那個笑容，一切都值得了。

我坐回原本的位置，然後手機一震，是李紫彤傳來的訊息。

李紫彤：「謝謝。」

李紫彤：「話說我怕你的麵泡太久會軟掉，我幫你倒掉了，你再加水吧。」

她真的很細心。

我簡單的回了一句謝謝，便走開去加水。

我三扒兩撥把辛辣麵吃完，便繼續與李紫彤傳訊息，然後偶爾跟其他人答一下嘴。

我倆都很自覺地沒有再談前度的話題，只是聊一下在英國的生活趣事，以及各自的興趣和夢想。

我們都知道，彼此的關係還沒有熟悉得可以甚麼都談，而且更重要的是，雙方都處於失戀狀態，大家最不需要的，大概就是正在結疤的傷口揭開。

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小時，大家吃完麵也開始有點累，便決定結束今晚的聚會，各自回房間。

葉家勤率先攬着一個女生的纖腰離開，我和李鎮民相視而笑，大家心裏都明白，又一個女生要被葉家勤這個禍害糟蹋了。

在葉家勤離開後，包括李紫彤在內的各人亦往各自的房間走。

李紫彤離開時的腳步有點左搖右擺，腳步踉蹌的，明顯是醉了。

我連忙跟上，然後輕輕扶着她。

「我送你回房間吧。」

李紫彤扶着我的腰，與我並肩而行，一路而行，我倆都沒有作聲，直至走到她的房門口，她才說了一句說話。

「我有點想吐。」

「你都來到房門口，也不差也幾步，進去洗手間才吐吧。」我說。

她點點頭，強忍嘔吐的感覺，拿出鎖匙打開了門，然後門也不關衝進洗手間。

我替她關好門，亦隨着她走到洗手間。

洗手間不大，剛好放下足夠兩個人。

李紫彤抱着廁所，但是卻又甚麼也吐不出。

我彎下身單膝跪在她的身邊，一隻手執起她的秀髮，以免她嘔吐時弄髒，另一手則順着她的背掃下去，令她可以盡快吐出。

掃了好幾分鐘，她終於吐了出來。

待李紫彤嘔吐過後，我抽了些紙巾給她抹了下嘴邊，倒了杯水給她漱口，然後便扶她上床。

「鄧軒然...」李紫彤躺在床上，半昏半睡的喃喃道。

我苦笑，這情景早已見過數百次，我也明白，四年感情也絕對不是說忘記就忘記，畢竟人腦可不是電腦，沒有格式化這個按鈕。

我坐在她床邊，輕撫着她的秀髮，哄她睡覺。

也不知過了多久，李紫彤停下了喃喃自語，似乎已經睡着了。

我輕輕離開床邊，替她蓋好被子，再三確認她已經熟睡。

我望着她眉頭深鎖的睡相，然後偷偷地在她額頭輕吻了一下。

她的眉頭似乎鬆了一下。

我轉身離開她的房間，臨離開前說了一句晚安，便替她鎖上了門。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十章

不知道是我個人問題還是怎樣，每次喝完酒後，我也不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樣倒頭便睡，然後一睡就睡到中午。

整個晚上我也沒有怎麼睡，在照顧完李紫彤後也接近清晨四時，回到我自己的房間，稍微梳洗一下都已經將近五時。

我倒在床上，隨意滑了一下手機，卻發現也沒有甚麼好看，便放下手機睡覺去。

反正相同的資訊都看過無限次。

睡了三個小時，早上八時正我便醒了，準確來說是被頭痛痛醒的。

迷迷糊糊的睜開眼睛，坐在床上默默按摩着太陽穴。

這是每次我喝酒喝多了必定經歷的過程。

每次喝完酒後都醉不了，但是第二天醒來，頭卻痛得要命。

奮力爬了下來，走到藥櫃前拿了幾粒頭痛藥服下。

吃過頭痛藥後，我又死蛇爛鱔的爬回床上，默默的拿出手機打開Whatsapp，點開與李紫彤的對話。

有一則未讀訊息。

李紫彤：「昨晚謝謝你照顧了我一個晚上。」

望着李紫彤的最後上線時間，07:49，我便知道她也沒有睡多久就醒了。

「也沒有一晚，小事一樁不足掛齒。」我這樣回覆道。

我一按下發送按摩，李紫彤就的狀態馬上轉成了在線上了。

看着她的狀態一直在輸入中和在線上兩者中不斷轉換，我也在我的手機上預先輸入了一句說話。

「你要是覺得內疚自責的話，就請我食一餐飯吧。」

我並沒有立刻發送訊息，而是等待她先回覆。

果然沒多久，她便傳來一則訊息。

「感覺麻煩到你嘛，謝謝了。」

如我所料，她回覆的內容從來都沒有變。

我發出了我預先準備的訊息。

「好！你想食甚麼？」她爽朗的回覆道。

「哈哈，就飯堂而已，不用你破費了，英國生活指數太高了，我怕吃窮你。」

「那就飯堂吧，哈哈！」

「我肚餓了，要一起吃早餐嗎？」

「現在嗎？你給我半小時梳洗，很快。」

「那我一會兒過來接你吧。」

「嗯。」

我放下手機，打開了音響，走進了洗手間。

我站在浴室內，聽着音響傳出的歌曲，脫下衣服扭開水龍頭開關。

熱水從花灑湧出，淋浴着我的身體。

站在花灑下，我默默告誡着自己，一切急不來的，一定要循序漸進。

我需要冷靜一下自己。

我把水溫調至最低，任由冰冷的水沖刷着我的身體。

稍微冷靜了一下自己，我便關掉水龍頭，走出浴室穿回衣服。

望一望時鐘，才過了十分鐘，很尷尬的時間，無論如何也有時間剩了下來。

李紫彤不在身邊的話，時間真的過得很慢，這大概就是認證了社會學教授佛拉提對於時間快慢的一個論點。

每個人每天都一樣擁有有二十四小時，這是固定不變的，但這只是時間的量相等，時間的質卻未必相等。

根據佛拉提的說法，時間會因人類經驗密度不同而有所改變。也就是說，隨着每個人所接受的客觀和主觀信息量不同，感覺上時間就會不同，這就是時間的質不對等。

而此刻的我，因為主觀上覺得李紫彤不在身邊，經驗密度太高而感受到所謂的「空洞時間」。

隨手套上一件衛衣，執起手機和銀包，我離開了宿舍。

反正都是要等，倒不如到李紫彤的房間等。

李紫彤的房間不是很遠，以我平常的步速，大概兩三分鐘左右便會到達。

然而，我卻沒有直接走過去，而是先走到最近的自動販賣機買了一包小熊軟糖，再繞道走到李紫彤的房間。

小熊軟糖是李紫彤最喜歡的零食之一。

一來一回大概又用了十分鐘，稍微在她門外等了一回，見時間也差不多，我便敲了她的門。

未幾，房門打開了，李紫彤從門後探出半個頭，望着我報以一個微笑。

我從身後拿出手上的小熊軟糖，她看見後露出了一個驚喜不已的表情。

「你怎麼知道我想吃小熊軟糖的？」

「猜的。」我總不能說我是她未來的男朋友，所以對她的喜好瞭如指掌吧。

她接過軟糖，然後又向我道謝。

「我差不多準備好了，待我換一身衣服就可以走了，要不你先進來等吧。」

話畢，她便把門完全打開讓我進去。

「昨晚我醉了就算了，現在我可是清醒得很，你不脫鞋的話不準亂走！」

她拋下這樣一句話後，便從衣櫃拿了一些乾淨衣服，然後把自己鎖進洗手間內。

我很聽話的脫下了鞋，然後走到了她的書桌前。

書桌面很整潔，筆記，書本，文具，全部都井井有條，完全沒有絲毫凌亂。

書桌後的牆上掛了一塊水松軟木板，上面貼滿了她與朋友合影的即影即有相片。

而貼在軟木板最中間的那張照片，是李紫彤和一個男生，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親吻中的合照。

我知道，那個男生，是她的前度。

我趁着李紫彤還沒有從洗手間走出來，再一次把那合照從軟木板拿下來。

我拿着那即影即有的一角，把合照反過來，看到兩句已經不知看到第幾次的句子。

上面一句句子的字跡秀麗，顯然是李紫彤自己寫的。

「但願時差和距離，不會把我們推開。」

而下面那一句，不用想都知是相中的另一人寫的。

「我保證，不論遠近，我都對你不離不棄。」

看到這裏，我心中一股無名火起，拿着照片的手指不經意地發力，把那相片的一小角微微弄皺。

混蛋，自己做不到的話，就不要口出狂言，隨便向別人許下承諾。

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承諾在某些人眼中的重要性。

而許下承諾的你，在她心目中，可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席位呀！

我對着照片的那個男生無聲的吶喊着。

洗手間傳來扭開門鎖的聲音，提示着我李紫彤已經換好衣服。

我連忙把合照放回原位，然後若無其事的站在窗邊，望着蔚藍的天空思索着。

到底是為甚麼要作出一些自己兌現不到的承諾？

是高估了自己的兌現能力，還是只是衝口而出的戲言，還是一切只是謊言而已？

能兌現的承諾，是希望，是責任；而背棄的承諾，是謊言，是廢話。

在我眼中，承諾不應該只是一段感情的甜言蜜語，反謂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假如連兌現承諾也做不到，談何信任，又談何讓人付託終生？

李紫彤從洗手間走了出來，打斷了我的思緒，然後對我說：「我換好衣服了，別發呆了，走吧，肚子很餓。」

「嗯。」我隨意應了一句，然後便跟着李紫彤離開宿舍，往飯堂方向走去。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十一章

我和李紫彤並肩而行，一路上她一直在說她在學校的所見所聞，上課的趣事，功課的壓力，無一不談。

而我則在旁邊聽着，久不久答上兩句嘴。

不知道是路程真的太短，還是在李紫彤身邊時間會過得快一點，才走了沒多久，我倆便已經抵達飯堂了。

早上的飯堂不是很多人，只要寥寥可數的幾個學生。

想來也是，星期六的早上，可以賴在床上的話，誰會不想？

更何況昨晚還是情人節，對於一眾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來說，比起一大清早跑去飯堂吃早餐，還是躲在被窩裏跟戀人纏綿更好吧。

可惜李紫彤還不是我的戀人，不然我也會想擁抱着她，留在被窩裏度過我們兩人的時光，而不是跑出來吃早餐。

我可是很清楚的知道，就算我想吃早餐，她也不願離開被窩。不過此為後話，暫且不提。

回到此刻的時間，我倆直接走去拿食物。

學校飯堂的自助早餐百年如一日，如常的難吃，如常的缺乏選擇，只有一些簡單的果麥片，煎蛋配煙肉，以及無人問津的薯蓉。

我隨意的拿了一些煎蛋和朱古力脆片便坐下了，李紫彤亦隨後跟上。

剛坐下來沒多久，我便發現我和李紫彤兩人都沒有拿飲料。

我甚麼也沒有說便站起來，走了過果汁機那邊，斟了一杯蘋果汁和一杯橙汁。

我拿着兩杯果汁回到桌邊，還沒坐下來，便看到李紫彤被食物哽住了，我連忙遞上那杯蘋果汁，她一邊拍着胸口，一邊接過杯子，連謝謝也沒有說得出便把蘋果汁喝到一滴不剩。

她放下了玻璃杯，向我道謝，而我則報以一個微笑，然後繼續享用早餐。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喝蘋果汁的？」她突然問到。

「喔，沒甚麼，只是我用了一個演算程式，綜合你過往的生活習慣，從而推算出你的喜好的。」我胡亂的說到。

李紫彤聽到後，不禁失笑，然後對我反到白眼說：「你果然是個白痴。」

我會心一笑，然後把杯中的橙汁一飲而盡，再次站起身走去斟果汁。

在李紫彤的眼中，這一切都是個巧合，我的那杯果汁只是來得及時而已。

然而事實又是真的如此嗎？

答案，我心知肚明。

世界上並沒有那麼多的巧合，或許曾經有過，但至少此刻我和李紫彤之間發生的事情，有很多都不再是巧合。

因為我對李紫彤病態的迷戀，以及無間不斷的輪迴，令我注意到更多關於她的細節。

一個人的記憶再差，在不斷重複翻看同一段影片，都可以清晰記得每個細節，更何況我是一個自問記憶不差的人，在親身不斷體驗同一個情境，那些記憶就好比刻畫在我的腦海裏，幾乎是不可能磨滅的。

我再次拿着兩杯果汁回來，仍然是一杯透明紅色一杯橙色的。

她嫣然一笑接過杯向我道謝。

「你真的很細心，細心得幾乎可以稱之為暖男了。」她如此的稱讚我。

「嘿嘿，暖男又談不上，我對身邊每個朋友也很好的，要定位的話，我大概是個中央空調系統吧。」我這樣回答。

「我自問了解我為人，心思仔細才有幸跟你蜜運。憑好心專心真心小心愛到你多放任，若是努力善良難再吸引。」我很清楚，是我這個特質吸引到她。

「但是至少這也是個優點嘛，像你這麼好的男生，真搞不懂你女朋友怎麼會跟你說分手的。」她毫無預警之下開展了這個話題。

當然說毫無預警也不是完全正確，至少我是知道劇情是這樣發展的，只是我一直搞不清楚她怎麼會突然說起這個話題而已。

「大概是那不信任的種子在距離和時差的照料下萌芽了吧。」我說。

「嗯，我也是，我的那個前男友以前也是很細心的，可是他一過到澳洲就少了找我，甚至有次竟然被我發現了他的Whatsapp頭像換成了他跟另一個個女生的合照。」

「當然，他的解釋是玩true or dare輸了要換一整天，我當下是半信半疑的沒有追究，但是大概就此埋下了互不信任的種子了。」

「當初說好了每天都要Facetime，每天寫信給我，再忙也要好好維繫，再難行也要一起走下去，結果我們分隔兩地一個月，他一封信都沒有寫過；我辛苦一點去遷就他的時差，每天Facetime卻沒有十分鐘，不是說太累就是太忙；到最後被我發現他背着我出軌，還要說我監視他，侵犯了他的私隱。你們男人根本全部都不可信，永遠只會作出一些實現不了的承諾。」說着說着，李紫彤開始眼泛淚光，我只好抽出了一包早已準備好的紙巾遞了給她。

「其實也不只是男人如此，女人有時候也很善變，大概這就是人的本性吧。求偶的時候口裏總是充滿甜言蜜語，不經意的許下一個又一個的承諾，完全不會注意到對方會否重視承諾，只為了自己當下的利益。然後到成功得手的時候就變得健忘，承諾變成一張又一張空頭支票，完全兌現不了。」

「重視承諾很難嗎？」她望着我雙眼說。

「大概是人的品質和教養問題吧，至少我是很重視承諾的人，不論是許下還是接受，我都會很執着。可能是因為從小到大父母都教導我要做個言而有信的人，不論隔了多久，承諾過都要做到，要對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不可以口出狂言。」我沒有回避她的目光，自信地說。

「你是在替自己賣廣告嗎？」李紫彤破涕為笑說道。

「嘿嘿，也許吧。快點吃吧，食物都開始凍了。難得放假我想到校外逛一下買點日用品。」我試圖轉移話題。

不知是女人的天性還是她也想散一下心，她也說想要一起去逛一下，於是我們三扒兩撥的吃完早餐，立即趕去坐每小時只有一班的火車。

坐在火車上的我倆沒有說太多話，畢竟第一次約會，總是有少許不自然，至少是她這條時間線上第一次跟我約會。

「想那日初次約會心驚手震膽顫，忙裡泄露各種的醜態像喪屍。」我心裏默默哼唱着，祈禱着這個約會不要有太多的變數。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十二章

火車的車程說長不長，大概三十分鐘左右，然而這三十分鐘的空氣卻瀰漫着折磨人的尷尬氣氛。

我們彼此都想找一些話題，然而攪盡腦汁還是想不出甚麼句子來。

見到李紫彤幾次欲言又止的樣子就覺得好笑，既然她想不出話題那就由她吧，反正將來還有很多時間相處，也不需要一次過把話題都談盡。

我把頭轉向窗戶，靜靜的望着英國的雪景。

蒼雪總是帶有一種淒美的感覺，從天而降的飄雪一剎那逝去，捉不緊，留不住，想要留在掌心之中，卻被身體的餘溫所融化，然而足夠數量的雪降落至大地之上，卻又可以堆成積雪。

英國雪景寒林的畫面，雖然並不是最美麗，至少對比起瑞士的雪景是差上幾個級數，但對我來說卻從來都是百看不厭的。

而雪景之中，就數山林雪景最討我歡心。街道雪景往往不比山林雪景的原因，除了是街道的雪很骯髒，經常被行人和車輛踐踏，然後沾上各種污垢外，更因為它少了一份自然的感覺。

在我眼中看來，不論是人物還是景色，自然就是最美麗的，沒有任何的包裝，沒有任何花巧，沒有任何人工添加的元素。

而這也是我當初被李紫彤吸引的原因，她在我最初認識她的時候甚至連粉底薄妝也沒有上，不像其他女生一樣會化濃厚的妝，充分展現出自己的自然美。

至少在她變質之前也是如此，不過那是後話了。

列車開始減速緩緩駛進車站，剎車系統與路軌磨擦出刺耳的聲音，彷彿示着沉默的氣氛應該要結束。

列車驟然停下，在車門打開的瞬間，早已站在門外的乘客魚貫而進，完全沒有讓車上乘客下車的意欲。

我望着這個情景，對着李紫彤笑說道：「人類的劣根性大概永遠都除不掉吧，明知道這是總站會有大把的時間上車，明知道應該先讓車上乘客先下車，但是卻永遠以己為先，總是想快點搶到座位，完全不會理會他人。」

「我以為這個問題只存在於香港，原來世界各地根本一樣。」李紫彤回應說。

我倆雙視而笑，然後隨着人群下了車。

「有地方想去嗎？」我問道。

「先四處逛逛吧，我想買些衣服和日用品。」

「嗯，那先去最近的H&M吧。」

李紫彤點了下頭，然後與我再次並肩而行。

有人曾經說過，女人逛商店，就如同脫韁的野馬，根本控制不住，而李紫彤同為女生，那怕很多時候比男人粗魯，亦不能打破這常規定理。

步入H&M的店門間，李紫彤就好像一個失去管束的小孩子，直奔女性服裝的區域。

未幾，只見她左右手已經分別掛了三件上衣和裙子，然後配搭起上來。

而我，則站在她身後的不遠處，一語不發的望着她左手右手不停交替襯着手上的衣服。

然後她就像遇到難題似的，轉個身望着我問到:「那一種配搭更好看？」

這個女人，也許在過去的時間線上，一次又一次的傷透我的心，但是她依然是我心中最愛的女人，在我眼中永遠都是美麗的。

大概這就是人們口中的愛情斯德哥爾摩，被傷害得越深，便愛得越深。

有一種人本身就是病態的存在，傷得越深就越癡迷，願意為愛情而放棄尊嚴和底線，以為自己真誠對待愛人，對方亦會同樣效法。

這一種人在遇上愛人的時候，那怕對方毫不講理，那怕對方傷透他心，也會覺得這是對方愛自己的表現，願意不斷為其而付出，然後下意識地更愛對方。

大概，我就是這種犯賤的人之一吧。

「也許早已戀上共綁匪苦海慈航，情慾要被你勒索，也許有助刺激心臟。」有時候不得不說，陳奕迅的歌就好像人生的真理。

「都好看。」我答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換來的是李紫彤一個白眼。

我走近了兩步，選了一件淺灰色的長袖冷衫。

「我喜歡這件。」

她拿上手再望多了兩眼，拋下一句:「姑且相信你眼光一次。」然後便走進了試身室，而我則站在試身室附近等着。

一分鐘後，試身室的門打開了，李紫彤穿着那冷衫走了出來，站在鏡子前轉了好幾個圈然後再一次望着我問到:「好看嗎？」

「心動不如行動，喜歡就買回去，穿的又不是我，不過問我的話，老實說也相當襯你的。」

「嗯，那我換下來之後就去結帳，然後再去看其他店舖吧。」

說完之後她又走回試身室換回原來的衣服。

我們很快便結帳離開了。

一路上，我們談論了不少衣著的話題，當然，主要是圍繞大家對於女生衣著的選擇。

同樣的話題已經不知道談了幾多次，然而我卻沒有覺得沉悶，反而是因為知道一切又回歸最初那曖昧關係，而有一股甜絲絲的感覺。

「我突然想起，我好像沒有一件比較正式的晚裝，不如到ZARA看一下？」

「嗯。」

「ZARA的服裝比H&M的成熟穩重一點，而且價錢也較為平民，是我比較喜歡的品牌之一。」

「也好，我也想看一下西裝，宴會那天應該會用得着。」

「宴會？甚麼宴會？」

「喔，那是二年級的其中一科，要求我們每班都自行找贊助，然後舉辦一個宴會，讓參加的老師評分。我以為你是知道這件事才會想預先買一套晚裝的。」

「才不是呢。我原本只是想穿來參加酒吧派對的，不過現在看來又多一個理由買新衣了。你們班的宴會，你會邀請我參加的，對吧？」李紫彤露出一個甜美的笑容說道。

「哈哈，我們班的管理層沒有找你做志願者去表演或者餐飲服務已經是萬幸了，而我也只不過是次級管理層而已，邀請你參加宴會基本上不是我的權限以內能決定的，我盡力而為吧。」

「那就一言為定喔。」李紫彤一蹦一跳的走進ZARA的店門，留下我一個站在門口苦笑。

幾秒過後，我亦隨之而行。

這家ZARA是市內的旗艦店，單單是女裝都已經佔了兩層的位置，以我估計，大概足夠我們消耗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李紫彤一直在衣架之間穿梭，手上的衣服拿起了後又放下，彷彿全部都不合心意似的。

而站在附近的我，則不動聲色的挑了兩條款式相近，一黑一白的連身裙。

「試試看。」我遞了手上兩條裙給她，李紫彤露出了一個疑惑的眼神看着我，然後接過了兩條連身裙走往了試身室。

我知道她對兩條裙也很感興趣，因為我很清楚記得，那年我和她於第一次輪迴，第一次約會的情景。

我亦清楚知道，她最終會選擇白色的那一條，穿起來比較清純的連身裙，雖然我個人覺得黑色的那一條裙感覺上應該更高雅。

不錯，現在的我就好像開了外掛程式一樣，近乎全知全能的存在，在我和李紫彤共處的時間，我可以預先知道她想做甚麼，可以預見未來的去向。

我堅信自己在通古知今的情況下，可以用自己進雙手改變我和李紫彤的未來。

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

李紫彤在試身室內待了十分鐘，我猜大概是她決擇不了，要不斷交替換上裙子作比較。

我在試身室外等着，期待着 she 會穿着裙子打開門問我的意見。

然而我幻想的情境並沒有發生，不過也是意料之中，畢竟在前幾百次輪迴之中都沒有發生過，這次也沒有發生也是合理正常的。

說真的，我一點也不希望這一切發生，因為這只代表我和李紫彤的關係出現了變掛，未來將不會是我熟悉的那個，一切要重頭摸索。

我最怕就是出現變掛，因為這會導致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然後計劃就會泡湯了。

只見李紫彤終於在試室身步出，我隨口問了一句：「你不穿出來讓我看一下？」

她露出一個邪邪的微笑說：「想看嗎？就不給你看。想看就等我買了之後，有機會穿的時候看吧。」

有點像情侶間的打情罵俏，卻又未是愛侶，大概這就是曖昧吧。

我輕輕一笑，望着李紫彤走去結帳，沉醉於這曖昧的感覺。

「戀愛最美好的時候，就是曖昧的時候。」這是電影《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女孩》其中的一句對白，從前跟初戀看電影的時候還沒有理解的台詞，在我和李紫彤相處的時光竟然明白了。

大概我一直追求的，除了想要跟李紫彤待在一起之外，就是這曖昧的感覺。

「我們就耐心培養萌芽不要急著開花，反正有長長的日記等我們去填滿它。在被全世界發現以前先愉快裝傻，就這樣觸電，一直甜蜜觸電，直到爆炸。」

每次心痛，我都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十三章

我倆就這樣一直逛，穿梭於不同的店舖和超級市場，從早上逛到中午，再逛到黃昏。

一路上我都陪在李紫彤身邊，陪着她買她所需的東西。

而我想買的悠閒西裝...開甚麼玩笑，只要有跟異性逛過街的男性，都清楚知道一個道理。

女人永遠不會有時間讓你看自己想看的東西，那怕你自己偷偷溜走一邊，她們總會拿着幾件衣服走過來問你的意見。

除非從一開始對方的目的就是給你來個衣著改革，否則你還是自己一個逛會更容易買到衣服。

望着李紫彤手上的兩小袋衣服，我真想不透怎麼可以逛了一整天。

大概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分別吧。

男人通常都是立下心腸想買一樣東西就會直接去買，而女人則很少會如此，反而是經過見到合心意就停下，然後再想一下買不買。

走着走着，一直在我前面幾步的李紫彤突然停下來，轉身拍了一下自己的額頭對我說：「啊！一路上只顧着看自己的東西，忘了你也想買件悠閒西裝外套，不如我們現在走回去看一下？」

我望着李紫彤反了一個白眼說：「終於記得我的存在了嗎？」

李紫彤吐吐小舌，裝着可愛的對我說：「抱歉嘛，現在不就記起了嗎？」

每次看見她這個樣子我就很想笑，連假裝生氣也假裝不了。

我看一看手錶，然後嘆了一口氣說：「已經七點半了，還是算了，這邊的店舖都差不多要關門了。」

「那...明天我陪你一起挑吧。」她如此拋下一句，就繼續行走，完全沒有給我反應的時間。

就這樣糊裏糊塗的，我和李紫彤就定下了第二次約會的日子了。

我傻傻一笑，眼見她越走越遠，我便急忙的追上她的步伐。

一切開始步入正軌，至少從表面上看來是如此。

我倆一直沿路走着，沿途經過不少餐廳。

李紫彤顯然感到肚餓，因為她一直走走停停的，不時停看一下放在門口的餐牌。

終於，她在一家中餐館門前停下來，不停的翻着餐牌。

她轉頭的跟我說，她有點想念家的味道，問我會不會介意吃中餐。

我笑着回答，第一年離家到外國讀書，想家想吃中餐也是正常，作為過來人，我也明白那感受。

她嫣然一笑，然後推門進去。

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目差四十多歲的大叔，他和藹對我們笑着，然後用度東話問我個幾位。

李紫彤露出一個驚詫的表情，然後露出兩隻手指，示意只有兩位。

我們一坐下來，李紫彤便立刻問我：「他怎麼知道我們會說廣東話的？」

「因為你面前這位帥哥上年可是我們的常客之一哦。」中年大叔笑着放下餐牌。

我輕輕一笑說道：「陳大叔，很久沒見，今天有甚麼推薦一下嗎，這位可是今年的新生來的。」

「推介我就不了，你們想吃甚麼，餐牌沒有的也可以，我盡可能做到就做吧。不阻你們了，你們慢慢看吧。」說完，陳大叔便走進了廚房繼續工作。

李紫彤一直對着餐牌發呆，似乎患上了嚴重的選擇困難症。

「你說我應該選廣東炒飯還是咕嚕肉好？」她如此問到。

「咕嚕肉吧，感覺會飽滿一點，而且白飯可以轉炒飯的。」

「嗯，那你呢？」

「唔...蒜香牛肉吧。」我向侍應招了下手，示意可以下單。

等待食物的時間出奇地短，我和李紫彤大概只談了兩個話題左右，香噴噴的肉食便已經全數到來。

大概被我那盤蒜香牛肉的香氣吸引到，李紫彤目不轉睛的望着它，彷彿口水都要流出來似的。

我把盤子推近她一點說道：「想吃就夾吧，口水都從嘴角流出來了。」

不知是天真還是傻，她竟然真的像個小孩子一樣，用手一抹嘴角，然後可愛的一笑說：「那我就不客氣了。」

這一刻的她，是多麼的天真可愛，是多麼的惹人愛憐，令我不禁停下筷子把目光移到她的俏臉上。

她似乎注意到我停了下來一直在望着她吃而沒有動筷，因而也停了下來望着我。

我倆四目交投，然後她率先撲哧一笑。

她從褲袋掏出一包紙巾，然後抽出一張遞給我：「你的衣領...沾上又醬汁了。」

「忙裡泄露各種的醜態像喪屍，而尷尬是快餐廳裡，我誤把醬汁四周亂濺，駭人場面相當諷刺。」

我沈醉於望着她容貌，呆呆的樣子讓李紫彤反了一個白眼，然後站起來，伸手越過桌子替我擦走衣領上的醬汁。

「你及時遞上餐紙，去為我清洗襯衣。」

場面就如同陳奕迅那首粵語殘片一樣。

「呃...謝謝。」我尷尬的說了這麼的一句。

太失禮了，無論過了多少次輪迴，我還是有很多小毛病改不了，就像剛剛那樣，在一些細節上總是極其大意。

我倆平常很少會慢慢吃飯，一般很快吃完便會離開餐廳，然而在這段小插曲的影響下，我們都放慢了吃飯的速度，更多的是談話。

時間不經不覺的流逝，當我們注意到時間的時候，夜幕早已下垂。

時間已經將近十點。

距離最後一班開往學校的火車開出，只有十五分鐘！

我倆對視了一眼，然後她面色一白。

在這邊坐的士可是非常奢侈的事情，足足是香港的三倍價錢。

「你先去車站吧，我先去結帳，一會兒吧。」我拋下一句，便走了過去收銀處。

當我付過款後推門離開，準備拔足狂奔的時候，卻發現李紫彤站在門外等着我。

我嘆了一口說：「我不是讓你先...」

李紫彤一把捉着我的手臂，直接打斷了我的說：「別說了，跑吧。」

然後便拉着我跑往火車站。

「剎那間身體的觸碰大件事。」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十四章

列車的門徐徐關上。

所幸在最後關頭趕上了列車。

李紫彤倚着車門喘息不停，胸前起伏不休。

然而我並沒有注意她胸脯的起伏。

並不是不吸引，相反地那是極其誘惑，至少從車上的其他男性目光中可以看出來。

只不過，我仍然沈醉於剛才李紫彤捉着我手臂跑的那震撼。

從前不是沒有經歷過，但每次重歷這個情景，我都如此震撼得不能自己。

我知道她那只不過是一個無心的舉動，然而那股觸電的感覺卻讓我忘懷不了。

那可是我們「第一次」的身體接觸。

動者無心，受者多情。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晚上的列車不是很多乘客，我們隨便找了個相連的座位便坐下來。

李紫彤剛坐下不久，就露出一個疲倦的樣子，然口閉上了眼睛。

見她如此累的樣子，我也不好打擾她。

列車緩緩開出，閉上雙眼的她似乎真的睡著了，頭部開始隨着列車的移動而左右擺動，而且大有與窗戶玻璃碰撞的趨勢。

我伸出右手，輕輕的扶着她的頭側，以防止她的頭碰上玻璃。

然而隨着她越睡越沉，按照人類睡覺的習慣，她的頭部始終還是不斷靠向窗邊倚。

我把心一橫，微微出力把她拉近自己，讓她靠近自己。

大概是睡覺的姿勢不太舒服，她挪動了一下身體，把頭直接倚在我的胸膛上。

淡淡的洗髮水香味從她的髮根傳來，熟悉的香味使我心猿意馬。

我把胳膊繞過李紫彤的頸部，彎過她的腦袋，手剛好摸著她的頭，然後順着她的長髮摸下去。

曾經聽說過，女生若願意讓妳摸頭，就代表她願意讓你親吻。

可是我從來都不敢這樣做，畢竟大家只是初相識，我也怕顯得唐突，而且在我看來，她只是睡着了沒

有反抗而已。

而且，單單是如此擁着她，撫摸着她，那罪惡感已經夠大了。

要知道，我可是用了極大的毅力才壓制下了內心的綺念，沒有再進一步吻下去。

畢竟，她才剛剛分了手。

畢竟，我還不是她男朋友。

現在的我，更像一個騙徒，在適當的時機提供了她最需要的倚靠，雖然不至於馬上把她的心偷了過來，但至少為她提供了一些心靈上的慰藉。

我很清楚，此刻的她，很需要倚靠，很需要陪伴，很需要安全感。

慾望，是邪惡；衝動，是魔鬼。

然而，我卻享受着作惡的一刻。

七情六慾，人之常情；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整個車程，我就這樣擁着李紫彤，除了撫摸着她的秀髮外，幾乎沒有其他動作，直至列車到站後，我才輕輕拍醒她。

剎車系統與路軌磨擦出刺耳的聲音，示意着這曖昧不明的一天快將結束。

那一刻，我是多麼的希望這列火車可以一直走下去，永遠的不會到終站，就這樣一直擁着我心中最愛的人。

李紫彤從我的懷裏醒來，然後一臉尷尬面紅。

她低聲說了一句不好意思，而我則輕輕的摸了她的瀏海。

步下列車後，她原來想要自己回去的，但是我保持着一貫風度，還是堅持要送她回房，說是怕她一個會有危險。

老實說，校園內那來的危險，我倆心裏都清楚知道，那只不過是我想送她回房間的一個借口而已。

大概在這刻，她或多或少也了解到我的心意，但卻又沒有道破事實的真相。

她在害怕，我在掙扎。

一路上，又回到最初的尷尬氣氛，大家也沒有說話，直至到達她的房門。

李紫彤扭開門鎖，然後扭頭對着我說：「我到了，謝謝你陪了我一整天。」

「嗯，我也回去了，你早點休息吧。」

「我洗完澡後再Whatsapp你吧。」說完，她朝我揮揮手，然後關上門。

望着關上的門，一股莫名的失落感湧上心頭。

還是去酒吧喝一杯酒才回去吧，我這樣想着。

再次來到學校的酒吧，一推門就見到我那兩兄弟就坐在吧枱的位置，正跟Alexandra聊天。

我走上前坐下來，隨便點了一杯威士忌，然後拿出了手機放在枱面上。

李鎮民和葉家勤兩人見我來到，便隨口的跟我寒暄幾句。

可惜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我的手機上，面對兩人的對話，只是敷衍的用「嗯」作回應。

我在等，等李紫彤的Whatsapp訊息。

見我不怎麼回應，李鎮民和葉家勤也不自討沒趣，繼續跟Alexandra聊天。

足足等了十五分鐘，放在枱上的手機震動了一下。

我急忙拿起手機解鎖，彷彿看遲一秒，Whatsapp訊息會消失掉似的。

我打開了whatsapp應用程式。

一個訊息彈了出來。

李紫彤：「我洗完了，不過有點累，差不多要睡了，我們...明天早餐見吧。」

我會心一笑，然後把杯中的威士忌一飲而盡。

我很簡單的回覆了一句：「明天見，晚安。」然後便起步回宿舍。

我知道這一晚，那怕還沒有得到李紫彤的心，至少我也換得一晚安睡。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十五章

回到房間，簡單的梳洗了一會後，我便在宿舍的音響前，按下播放的按鈕。

「Is what I see an illusion? or confusion? or delusion?
Realizing time is short? Anxiety? Reality?
I won't cry if I had one more trial.
I dream of going back in time.
To love, to hate, to taste, to treasure, try to forget.
I know I am insane.
This story can't be changed, memory still remains.」

Killersoap的Get rid of you，算不上我最喜歡的歌，但是這首歌的柔和卻帶有一點自虐，讓我很是着迷。

說起來也是奇怪，我彷彿有一種奇怪的癖好，那就是自虐。

越是能挑起痛苦的歌，我越是喜歡聽。

我甚至曾經特意为自己製作了一張虐待自己的歌單。

我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靜靜的聽着音樂。

這是我不知道何時養成的習慣，大概是我在某一次輪迴失眠時養成的。

每當在夜闌人靜，獨自一人而又沒有喝醉的時候，我都必須要播一些音樂助我入睡。

不然的話，在那折磨人的孤獨感影響下，我根本不可能睡得安穩。

我合上雙眼，但是腦袋卻又清醒得很。

回到過去，也不是第一次發生的事情，明明知道一切的進程，但往往卻又生出一股無力感。

或許是因為我不知道出錯的地方在何處，所以每經過一天，每做出一個決定，我都會舉棋不定，甚至可以說是步步驚心，惶恐着會再一次與李紫彤失諸交臂。

人很容易混淆夢境和現實，尤其是我更為嚴重。

原因無他，我可是經歷了五百多次輪迴的人，在生活上，我還可以分得清現實和記憶，但是在睡夢中，夢境和現實的邊界變得十分模糊。

現實，夢境，記憶和幻想，四者早已混淆不清。

「我看到的是幻覺？還是混亂？還是妄想？」

無窮無盡的記憶碎片，夾雜着一些幻想在腦海中浮現。

迷迷糊糊之下，我彷彿看到李紫彤躺在我的枕邊酣睡。

我一手攬着她的纖腰沉沉睡去。

畫面一轉，我已經挽着李紫彤的手，於尼斯湖邊漫步。

那天是週末，湖邊充滿了擺攤的小販，沿途全都是來參加市集的人。

我依稀記得那天是五月二十日，我倆見剛好有兩天半的假期，便決定選擇一個交通方便的地方出走。

我拖着李紫彤走到一個擺賣棉花糖的攤位，點了一份棉花糖。

李紫彤如同三歲小孩一樣，張開嘴對着我。

我撕下一小團棉花糖放進了她的口中。

她報以一個甜美的笑容，然後蜻蜓點水式吻了我的的嘴唇一下。

畫面間轉變。

我和李紫彤躺在沙灘上望着布吉島的夜空。

「Five ! Four ! Three ! Two ! One ! 」

「咻~~~砰!咻~~~砰!」一連串的煙花從海面上發射到空中。

「Happy New Year ! 」四周的人，不論是酒店員工還是酒店住客都在狂歡慶祝，互相祝賀。

煙花在空中炸開的一的確美麗，然而為了慶祝而大放煙花，卻破壞了夜空原來的寧靜。

「新年快樂。」我和李紫彤對望了一眼，同聲說道。

「最後一天實習了，回家了。」我說。

「嗯，回家了。」她點頭回應道。

我挽起她的手，然後畫面再一次幻變。

川流不息的遊客，車水馬龍的馬路，我站在這世界最著名的十字路口，看着人物眾生。

巨大炫目的廣告招牌，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讓人有種迷失在都市叢林的感覺。

紐約時代廣場，有股熟悉的感覺，像是喧囂匆忙的香港。

天色早已昏暗，但在霓虹燈的照射下仍然如同白晝。

我低頭一看手錶，八點零五分，剛好是李紫彤下班的時間。

我往洲際酒店方向一望，視線穿過茫茫人海，果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

我奮力穿越擁擠的人潮，然後張手擁着她。

她先是驚訝，然後當看清是我後，露出了一個甜蜜幸福的笑容。

「你怎麼會在這裏的？」她問道。

不錯，我瞞着她飛越了太平洋，從香港飛了過來美國，只為了一個原因。

「想你嘛，四週年快樂。」我說。

畫面又轉。

燭光在舞動，海風在呼嘯。

我和李紫彤在羅馬海邊的一間餐廳對着坐。

環境很優雅，氣氛很浪漫。

主菜早已吃過，就差甜品還沒有送上。

李紫彤的面頰微微發紅，在燭光的映照下顯出幾分醉意朦朧。

我從口袋掏出一個小盒子，在李紫彤面前放下。

我打開盒子，露出裏面的戒指。

「李紫彤，嫁給我好嗎？」

「無暫停不休止的任意飛，這齣我倆演的戲，一隻小婚戒，在羅馬海邊給你。」

陽光從窗外照射進來，柔和的光線直射我面部的位置，雖然不至於刺眼，但卻打擾了我的清夢。

我坐了起來，回味着剛才的夢境。

我很清楚知道，頭兩個夢境絕對是從我的記憶演化而來的。

而後來的兩個夢境，雖然我沒有印象，但卻有一個似曾相識的感覺，而且那感覺更是真實得嚇人。

大概這就是所謂的既視感(Déjà vu)，又或者稱為幻覺記憶的現象吧。

大概是我的大腦把幻想當成了久遠的回憶吧。

還是說，這是傳說中的預知夢？

我搖搖頭，把奇怪的念頭拋諸腦後。

新的一天，還是著眼目前的約會吧。

每次心痛，我都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十六章

雖然已經是早上八時，也差不多該起床的時候，但被晨光照醒的感覺真的非常差，尤其是還要打斷了我的美夢，害我看不到夢的結局。

我一臉鬱悶的爬了起來把窗簾完全拉開。

明明我昨夜已經關上了窗簾，但始終還是有一線晨光從那縫隙中透了進來，照在我的臉上。

微微把窗戶打開了一條縫隙，一陣寒意馬上迎面湧進來。

下雪那時不冷，融雪之時才寒，這話果然不錯。

我打了一個冷顫，不禁咒罵了這該死的天氣一下。

雖然我不太會打扮，但至少在和李紫彤約會時，我也不想穿得太過臃腫。

畢竟我的身形比較瘦削，穿太多太厚的衣服會顯得我衣不稱身。

對着雜亂無章的衣櫃，我顯得有點無從入手。

平日洗好的衣服，因為過於懶散的關係，通常我都會連摺疊的動作也節省，直接塞進衣櫃就算。

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有那幾件衣服，但是我卻記不起放了在那個位置。

種甚麼的因，得甚麼的果。

我在衣櫃裏左翻右翻的找了好幾分鐘，終於讓我找到了一件不太厚重了也不太單薄的長袖襯衣。

我默默的穿上襯衣，然後對着鏡子發了一下呆。

發呆當然不是因為覺得自己太帥，我自問還沒有自戀到這個地步。

我默默對着鏡子，望着自己的倒影回想起從前的記憶，盡可能的回憶起今天將會發生的所有事情。

也許是性格使然，那怕我再清楚事情的發展，那怕我知道李紫彤對我有一點意思，我還是不敢做一些太過出格的事。

我很怕這一直以來都只是我的幻想，我很怕這一切感覺也只是我的錯覺。

在她沒有正式表露心意之前，我還是安份守己的跟隨劇本而行吧。

就算說我是遲鈍說我是一根筋我也認了，對於愛情，沒有十足的把握，我真的不敢太過感情用事。

因為，衝動是魔鬼。

我喃喃對着鏡子中的自己如此說道。

然而話雖如此，又有幾多個人可以抵抗到魔鬼的誘惑？

我穿上掛在門旁的大領中褸，配上Timberland的經典皮靴，再隨手弄一下髮型，然後執起手機走出房門。

我慢慢走到李紫彤房門口，但卻沒有馬上敲門，而是在倚在門外發了一個訊息給她。

按下發送之後我在門外等了一會，如我所料的沒有任何回覆，李紫彤顯然還沒有醒來，那Whatsapp的最後上線時間仍然是昨晚的凌晨。

我嘆了一口氣，然後獨自走了到餐廳。

隨手的拿了一些食物，一邊玩着手機，一邊吃着早餐，一坐就坐了兩個多小時。

手中的手機一陣震動。

李紫彤:「Sorry!」

李紫彤:「遲了起床，我很快出來，你等我一會。」

李紫彤:「你還在飯堂對吧？食物還沒收走吧？」

「你快點吧，我先幫你拿點炒蛋和煙肉之類吧。」我也不知道該生氣還是該笑，李紫彤這人永遠就是一個大事精明小事糊塗的笨蛋，她肯定不是昨晚忘記調教鬧鐘就是懶床復睡了。

也沒有等她回覆，我就已經放下手機幫她準備早餐，好讓她一坐下來就可以吃。

大約只過了十分鐘，李紫彤一臉狼狽的跑了過來，中途還要因為奔跑被一個老師攔截住了一會。

十分鐘，對於一般女生的出門時間來說，這幾乎可以媲美光速了。

我還沒有說甚麼，她一臉抱歉的樣子，就已經軟化了我，讓我根本不好意思生氣。

當然，我本來就不捨得對李紫彤生氣。

「快點吃吧，食物都快要變冷了。」我站了起來，摸了一下她的頭，然後又走去斟果汁。

我回來的時候，發現李紫彤已經三扒兩撥的把早餐吃得七七八八。

「又不用這麼趕吧？」我笑說道。

「要趕...火車。」她一邊咀嚼一邊說。

「趕甚麼火車，等下一班吧，還有兩分鐘就開車了，我可不想跑到上氣不接下氣然後望着火車離站。」我指着飯堂的時鐘說。

她抬頭一看那時鐘，然後點點頭說：「那去我房等吧。」

說完，她便收起餐具拿到洗碗工的地方，而我則默默的緊隨在後。

再一次來到李紫彤的房間，李紫彤一進門就把鞋隨便一甩，然後不顧形象的飛撲上床。

而我亦很自覺地脫掉鞋子放在門邊附近，把我和她的鞋整理好才走往她的床邊。

她躺在床上，而我則坐在床尾。

兩人都沒有說甚麼，大概是不知道這種情況下要說甚麼吧。

因為找不到話題，整個空間陷入一片寂靜。

「一會兒去那裏看衣服？還是ZARA嗎？」結果還是由我打破僵局。

「不知道呀，不過反正也要陪你逛，那不如我幫你挑吧。」她說。

反正也只是挑幾件衣服，而且我又不是沒經歷過這個情境，我便表示沒有所謂。

再說，她以前為我所挑的每件衣服，每件都很合我心意，所以我也很相信她的眼光的。

她見我答應得，很是雀躍的說了一句：「耶！我也很久沒有替人挑衣服了，歡迎參加李紫彤的改造計劃。」

「很久沒替人挑衣服？」我明明知道這個問題不應該再問，但是我還是鬼使神差的下意識地說了出來。

她微微一皺眉頭，然後道出一個我一早已經清楚的答案：「我以前...也會為他挑衣服的。」

我知道她口中的他，正是她遠在的澳洲的前度。

「先說好了，一會兒你可不能有任何不滿的情緒哦。」

「他以前...總是不喜歡我選的衣服。」李紫彤突然說出一句。

他不喜歡你選的衣服，是他不懂你的好而已——這句說話我當然沒有說出口，所謂女人心海底針，那怕她表面上有多不滿意她的前度，那個人始終在她的心中有過一定位置。

除非你在她的心目中已經有一定份量，不然你若然夠膽附和，甚至落井下石的話，那幾乎等同於自尋死路。

我可沒有意慾要破壞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放心，一會我就當你的專用model，任你魚肉吧。」我笑着答應道。

「原來不知不覺又過了四十五分鐘，時間也差太多了，我們出門去車站吧。」李紫彤望一望手錶，然後爬了下床。

我倆穿好鞋子，一同步往火車站。

火車十分準時的駛進車站，我倆跳上火車，然後坐了個最近出口的位置。

不偏不倚的，列車只用了三十分鐘便到達了總站。

人流如常魚貫而入，而我和李紫彤亦隨着人群而走。

如同昨天一樣，我們一直在不同的商舖穿梭，不同的是，這次要購物的是我，而非李紫彤。

每進入一間商舖，李紫彤都會花上十多分鐘去挑衣服，然後不時遞一兩件衣服給我，讓我換上給她試看。

雖然我的目的只是想買一件休閒西裝外套，但是看着李紫彤樂在其中的，挑完一件又一件的衣服，由上衣選到牛仔褲再到全套西裝，我也不好意思阻撓她。

在整個試身的過程，李紫彤一直也不是很滿意，不是我穿得不好看，而是因為我太過於瘦削，外國的衣服碼數又比較大，所以看起來不是最合身，正至我換上了一身修身的西裝，她才眼前一亮的讓我轉了好幾個圈。

「不得不說，你穿襯衫西裝也是挺好看的。」她點點頭說。

我撓了一下頭，然後尷尬的說：「要不是平日學校要求我們穿校方提供的那一套西裝，我肯定每天也穿我度身訂造的那一套讓你看。」

「喔？你自己也有一套嗎？那我們再換其他看看吧。」說完便讓我走進試身室繼續換上。

終於在李紫彤的嚴格篩選之下，我最終挑選了兩件長袖上衣，一條超緊身牛仔褲和一件淺藍色休閒西裝外套。

付過款後，我們見時間也不早，也沒有甚麼地方想逛，便決定坐火車回去學校。

坐上了火車，我拿出了耳機，遞了一邊給李紫彤。

她想了一秒，然後接過耳機塞進耳朵。

我從歌單中挑了一首歌，按下播放按鈕。

我選的歌是Rubberband的try...

我倆就這樣並肩坐在同一張椅子，分享着同一個耳機，聽着同一首歌曲。

李紫彤靜靜的聽着歌，不知道是沒有留意歌詞，還是聽懂了裝沒聽懂，我無法從她的行為和表情中看到任何變化。

我微微嘆息。

還是猜不透她的心意。

耳機裏繼續播放着歌曲，一直在我耳蝸中迴盪。

「只想你可說聲，不懂靠近相戀方向，Should we give it a try?」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十七章

聽着的歌都換了好幾首，列車終於回到學校的車站。

「一起吃晚飯嗎？」下車時，我開口問道。

李紫彤聞言，先是錯愕了一下，然後點點頭。

「不如現在就去吧，我們一會去酒吧飲幾杯酒好嗎。」

「先等我回房間放下這些東西吧。」我舉起手上的紙袋向李紫彤示意到。

「好吧，我陪你回去，順便參觀一下你的宿舍。」

「也沒甚麼特別，只是比你房多了一個露台，不過我房間可能有點亂，不要見怪。」

回我的宿舍...若果是葉家勤這種思想齷齪的禽獸，他絕對會興奮不已，分分鐘可能連飯也不吃就直接把對方騙上床去。

我當然沒有作出以上行為的念頭，我作為男人雖然好色，但我需要的不是一時的快慰，而是一個可以當伴侶的人。

我很清楚我要專注於未來，我知道，眼光有多遠，世界就有多大。

不是說葉家勤看到的世界會很小，相反，他甚至「看」到更多，要知道葉家勤可算是嘗盡各國美女，近至香港，遠至美國，上至北歐，下至非洲，中日美法俄，甚麼都試過。

只不過，我和他對世界的定義不一樣而已。

李紫彤，就是我的世界。

我一拍門匙，然後推門而入，李紫彤則緊跟在後。

我隨手把袋子一放，然後轉身望着李紫彤，卻發現她怯生生的站在門邊。

我笑了一下。

大概這是所有人的通病，第一次到別人的居所，總是會諸多拘束，生怕一不小心就會觸碰到對方的禁忌。

「不是要參觀我房間嗎，站在門邊看，你以為我這裏是博物館嗎？」

聞言，她便打算脫掉鞋子。

我隨即開口阻止了她：「不用脫鞋了，出露台不方便。」

李紫彤側着頭想了一下，然後放棄了脫鞋的念頭。

她踮起腳尖走到露台，然後推門走到露台。

望着四周的景色，李紫彤不禁用卷成喇叭形狀搭在嘴「嗚」一聲大叫。

叫完之後，李紫彤回過頭一臉尷尬的望着我話：「你這裏的景色實在優美太多了，我忍不住叫了出聲。」

「我當年第一次來的時候也是這樣，你喜歡的話可以多點過來探我的。」

「真的嗎？那我下課無事做的話就過來坐一下吧，反正學校這邊與世隔絕的，有時候也真的太無聊了。」

「嗯。」我倆在我的宿舍嬉笑打鬧了一會，便因為李紫彤終於感到肚餓而決定要去吃晚餐。

我倆很快便穿好鞋子，然後我在李紫彤沒有注意的時候，偷偷地在我的某個抽屜裏拿出一個小包裝放進褲袋中。

學校的晚餐一如既往的難吃，不知道是英國人特別愛吃薯仔，還是英國的薯仔特別便宜，學校的三餐中都必定有一道菜是以薯仔為原材料的，萬幸的是這天的薯菜是最不健康但卻最好吃的薯條。

李紫彤把手上的碟子放在枱面，拉開椅子坐下，然後一皺眉頭一面厭惡的望着碟中的晚餐。

「又是白灼西蘭花和永遠都過熟，咬起來香口膠的牛排，白飯又煮得半熟不透，最要命的是那百變薯菜。要不是太遠的話，我真的寧願每天都吃麥當勞就算。」

「百變薯菜已經算好了，至少每一日都不同款式，我可是很記得上年的假期，我可是經歷過惡夢的餐單。」我笑說道。

「你試過午餐和晚餐都是吃相同的食物，而且四盤食物都是不同形態的薯仔嗎？我到此刻還是忘記不了當天我走進來，映入眼簾的卻是薯蓉、焗薯、香草蒸薯和薯角...」

「唉，希望我不會遇到這情況吧，很懷念可以吃到正常晚餐菜色的日子，那怕是麥當勞也好嘛。」

「學校食物質素我改變不了，但是如果你想吃麥當勞的話...」我微微一笑，從褲袋拿出剛才的小包裝。

那是一個比安全套稍大一點的綠色包裝，上面印有一個醒目的紅色M字。

我拿在着包裝的一角吊在李紫彤面前。

「Shake Shake薯條粉！」李紫彤兩眼發光，興奮地叫了出來，引到週圍的同學都望了過來。

她縮頸吐舌，然後接過那紫菜味的調味粉，低聲問到：「你怎麼會有的？」

「我可是特意在香港麥當勞推出的時候大手買入了一批，我房間裏起碼每款口味還有十包左右吧，你

想要就拿點吧。」我沾沾自喜的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當年的我沒原由買下的Shake Shake粉，竟然會是用來討李紫彤歡心的。

還記得當初第一次的時候，我可是因為她這麼的一句而跑了回去房間拿給她，想起來也覺得當初的自己充滿着傻勁。

「謝謝！」李紫彤如此拋下一句，就撕開包裝袋，把粉末全都灑在薯條上。

而因為沒有紙袋的原因，我找了兩個相同的碗當成盒子，然後搖了起來，雖然被她笑說像個白痴，但這晚飯就在一片歡樂之中度過了。

晚飯過後，我們到了學校的酒吧喝幾杯啤酒，不知是她覺得兩個人對飲有點悶還是怕飲醉又要嘔吐，我們大概飲到十點就離開了。

「時間尚早，我又不想繼續喝酒，這個時間又睡不着...」李紫彤望着手錶微微抱怨。

「那...我們出去草地那邊走一下，順便散一下酒氣也好。」

「不知道今天的天氣如何呢？我又想去觀星了。」

「觀星？你懂嗎？」我笑說道。

「你管我懂不懂，反正我就是想看。」李紫彤裝着橫蠻的說。

說完之後，她便率先從酒吧外的樓梯走到草地，而我亦只好緊跟在後。

「沒有光污染的好處就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顆星宿，不知道這裏能看到甚麼星呢？」李紫彤抬頭看着星空。

「那是天蠍座，然後旁邊就是蛇夫座，不遠那邊是天鵝座，往左一點就是小熊座。」我接二連三的指了幾個方位，道出了幾個星座的名字。

李紫彤一臉訝異的望着我，然後笑罵說：「你是知道我不懂，然後亂編的吧？」

「我說我真的略知一二，不過只學了一點皮毛的話，你會相信嗎？」

回應我的，是李紫彤重重的搖頭。

我一陣無語，然後拿出手機下載了一個觀星應用程式。

隨手啟動了程式，設定了定位系統，然後遞了給李紫彤。

李紫彤拿着我的手機，向我剛才說的四個方位對比了一下，然後瞠目結舌十分詫異的望着我。

我露出一個「早告訴你」的樣子沾沾自喜，而她則給了我一個白眼。

沿着佈滿雪的草地一路的走，我們一路談着星座的話題。

隨着天空越來越漆黑，溫度亦開始越來越低，我見李紫彤開始瑟縮抖震，我脫下我的大領中襖披在她的肩上。

她說了一句謝謝，然後一直低頭的望着腳下的雪。

「都開始冷了，不如回去室內吧。」她說。

說完便闊步走回學校。

我們走的是一個位置，是學校的一個偏門，平常很少人會經過這個地方。

門內有兩張沙發，李紫彤一躍而起，毫無儀態的躺在沙發上，而我則坐在她旁邊。

她突然問了我一句，「你怎麼會懂那些星座的知識的？」

「因為興趣吧，我曾經對神話之類的東西很是着迷，看小說的時候看過就對週邊的傳說生了興趣，然後就走去鑽研了一點皮毛。」我半真半假的回答道。

我曾經對神話故事很感興趣這句說話是真的，有看過週邊的傳說也是真的，但卻不是我懂得星像天文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我看這幾個星座的方位已經看過五百多次輪迴，我再沒天份也不至於看五百多次都記不住這些大致的方位。

當然，我也說不出我是因為一起的這五百多次輪迴學到這句說話，就是說了出來也解釋不了，而她亦肯定不會相信我這些鬼話。

說着說着，李紫彤開始累了，身體開始倚向我的肩膀，我伸出手臂微微的擁近她，然後她不知不覺的睡着了。

眼見李紫彤看似熟睡了，我偷偷地吻了她的前額一下，她的睫毛突然微微一顫，我急忙假裝若毛其事。

大概是睡得不舒服，李紫彤睡了半個小時便醒了，然後睡眼惺忪的說要回房間睡了。

「前額被吻了，暖了，慢慢便退燒。
冷了，過了，慣了，這種心跳，才明白開心不算少。」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十八章

自從那天起，這個學校偏門的位置就成為了我們「幽會」的地方，差不多每隔兩三天，每逢夜晚的時候我們都會坐在那裏談心。

除此之外，李紫彤來我宿舍都開始多了，每逢下課轉堂又沒有事做的時候，她總會過來敲我的門找我聊天消磨時間。

雖然說在學校的內聯網上都有各級各班的上課時間表，但是為免她有時候找我的時候我剛好也在上課，我們終於也交換了各自的時間表。

隨着我們見面的日子越來越多，以及間中從葉家勤和李鎮民的口中聽到一些謠言，李紫彤大概也猜出了我的心意，而我亦感受到她是對我有一點好感的，只不過我們雙方都沒有點破而已。

數一數日子，我和她也相識了近半個月，也差不多是我往日正式向李紫彤表露心意的日子了。

二月二十六日，那是我當初第一次正式向李紫彤表白的日子。

我記得當天是一個學校學生會舉辦了一個酒吧派對的日子，全校的師生都被邀請了到學校酒吧裏盡情狂歡。

原本李紫彤也打算出席玩通宵的，可是因為她第二天要上早課，所以她只草草喝了兩杯酒，感受過那氣氛便離開了。

而我也沒有狂歡了多久，只是喝到三分醉，務求壯了膽就算。

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做這表白的事，但我卻始終不夠自信，沒有那個膽量不借酒意去表白。

我放下了酒杯，跟身邊的幾個酒友說了一聲要上廁所，隨手執了個紅色的氫氣球離開了。

學校的走廊在這個晚上格外寧靜，大家幾乎都在學校酒吧狂歡，只剩下寥寥可數的幾個像李紫彤一樣第二天要上早課的學生留在宿舍內睡覺，再不然就是一些情侶在房間內溫存。

由於整條走廊幾乎不見人影，除了幾個在酒吧門外狂吐的幾個學生，和偶爾經過一兩間房間時聽到房內有女生的嬌喘聲，宿舍那邊幾乎就就像死城一樣，拿着紅色氣球的我顯得異常詭異。

我拿着氣球來到李紫彤的房門輕力敲了兩下，然後倚着牆等李紫彤開門。

未幾，李紫彤打開了門探出了頭，當她見到我之後，嫣然一笑的讓我進門。

我遞上我手中的氣球，「送給你的。」

她很雀躍的接過氣球，然後很快的從抽屜裏拿出一部即影即有相機。

「幫我拍一張照片好嗎？」她問道。

我接過相機按下快門，拍下了當下充滿童真的她。

那是我一生之中，拍下過最令我滿意的照片。

相紙從相機緩緩打印出來，然後慢慢的顯露出相紙上的影像。

她接過相紙望了兩眼，看似很滿意的，然後珍而重之的貼在水松軟木板上。

「怎樣過來了？你不是跟葉家勤他們飲酒嗎？」

「沒甚麼，只不過見你沒有出現，所以過來探一下你而已。」

「其實我有來過酒吧的，不過可能是太多人，你看不見我而已。而且我明天早上要上八點課，所以我沒坐多久就回來了。」

「其實...我今晚過來...其實是想告訴你一件事的。」

「嗯？」

「我喜歡你，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嗎？」我鼓起勇氣向李紫彤表白。

回應我的，是一片寂靜。

我望着李紫彤，她垂低了頭，然後支支吾吾的說了一句說話。

「在我們相處的這段日子，我過得很開心。」

「我知道你對我一直都有好感，而我亦對你有好感，只是...」

「只是...我還沒有準備好發展下一段感情。」

「你給我一段時間好嗎？」

我嘆了一口氣，雖然這是我預期之內的答案，但是我的心還是灰了一下。

我默不作聲走到書桌前，用手機連上她的藍芽喇叭，播了一首歌。

「看前面，我忘記了是哪個夏天，你輕靠著我，飄散而過的落葉。
為了誓言，讓時間延伸就像永遠，遲鈍如我，也感覺到的邊緣。」

她坐在床上，若有所思的聽着歌詞。

「在思念的空間裡不斷徘徊，那距離卻越明顯，持續的提醒我，現實的界限。」

聽着聽着，她似乎想說話，但卻欲言又止。

「我怎麼會讓自己捨身不斷涉險，你怎麼會對我的心不斷的拒絕。愛失去你的包圍，每次退後又錯過你的世界一點。」

她聽到這一句，從床上爬了起來走到我的身旁。

她從水松軟木板上拿下剛才我拍的那張即影即有照片，執起支筆在氣球的邊緣寫下了她的名字和當天的日期。

她說，此刻的她還不可以答應我甚麼，還是暫時維持現狀會比較好。

我甚麼也沒說，只因我都明白，她還是沒有放下上一段感情。

她說，她只是不想我們的關係會被她的上一段感情影響。

我笑着說，我也明白這是強逼不來的，而我亦相信命運，是我的，始終還會是我的。

她把那張即影即有照片遞了給我，讓我好好保管。

我接過來，然後珍而重之的放入銀包內。

見我好好的收好相片後，李紫彤坐回床上，對着我說：「陪我多一會，哄我睡覺可以嗎？」

我點點頭，然後坐在她的枕邊，輕輕的撫摸着她的髮端。

她把被子也蓋在我身上，那是我和她「第一次」躺在同一張床上。

我的手慢慢扶上了她的纖腰，輕輕的擁抱着她，而她亦沒有反抗，呼吸亦漸趨平穩。

在她差不多睡着的時候，她輕聲的問到我一個問題：「馬駿堯，你喜歡我甚麼，我有甚麼優點吸引着你？」

我還來不及回答，李紫彤就已經徹底睡着了，就只剩下我一個，嗅着她的髮香獨個細想。

李紫彤，作為我到目前為止，最深愛亦是最念念不忘的人，到底她有甚麼地方吸引着我？

當下的我完全愣住了，優點不是沒有，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很細微的細節，但是每次想講出口的時候，我卻始終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彙。

而且細想回來，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好好回答過，李紫彤到底有甚麼優點。

對我來說，一個人的優點多少，其實不會影響到愛一個人與否，最多只會影響到好感的比例。

因為在我的認知中，愛情是關乎感覺的，是較為偏向感性的；而優缺點是關乎分析的，是理性思考的。

感性和理性，就好比兩條交叉線，不像平行線般完全沒有交匯，但卻只有一點點交錯。

形象化一點的話，感性大概就是函數中的 $X+Y=0$ ，而理性則是 $X-Y=0$ ，又或者再簡單一點，就像供需平衡公式一樣，反正就是感性越多，理性越少，反之亦然。

而像我這種感性遠超理性的男生，一般也只會憑感覺去做事的，理性分析甚麼的...不到緊急的情況我也不會用得着。

與其理性分析，尋遍天邊海角去找一個完美的配角，我更相信靠愛情的直覺去找我心中唯一的主角。

原本我也不太想把她的優點逐一數出來的，因為那個感覺就像我把李紫彤當成一件貨物，然後對其評頭品足一樣，然而她既然問了，那我只好認真細想一下。

為了好好回答李紫彤的問題，我足足想了一個晚上。

到底，我愛李紫彤甚麼呢？

是她的性格，是她的外貌，是她的氣質，還是她的身材？

我也說不清，大概以上都有一點吧，反正在跟她相處的時間，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開心，內心深處很不自覺地認定了，這就是我想要廝守一生的對象。

說回正題，若果要數李紫彤的優點，第一點絕對是她的心胸廣闊。

我這裏說她心胸廣闊，並不是用了借喻，而是真正字面上的原意。

要知道，要接納我這種時不時耍幼稚，經常性像個長不大的孩子的人，沒有多少胸襟氣度的話，絕對會經常性對我發脾氣，甚至一言不合就要分手。

然而，李紫彤從來都沒有這樣，無論我有多幼稚也好，她也是包容萬分，那怕她對我再生氣，她也氣不過一日就會心軟。

當然，她也會像其他女生一樣會把這生氣的事情默默記恨於心，但至少她卻不會每次吵架都翻舊帳。

然後第二點要說的，就是她的那份率直。

無論是待人處事，她都會保持她的那份率直，說話毫不含蓄，而且坦率爽直，喜歡的會直接表現出來，不喜歡的亦會毫不忌諱的表達出來。

就好像有一次我在她生日時買了一個袋給她，然後她當天晚上就直接了當，絲毫不留情面地告訴我，其實她並不喜歡那個袋。當下的我其實也沒有任何傷感，反而很開心她不會轉彎抹角的告訴我一切，至少她讓我清楚知道她不喜歡甚麼。

第三點就是，李紫彤是個克苦耐勞的人，作為女性，她有時候比男性更能吃苦，有時候我甚至覺得她比我更像男人，我和李紫彤最相似的地方，大概就是我們都是倔強的人，認定了一件事就不會放棄。

但李紫彤做得比我更徹底，她工作的時候簡直如同蠻牛，事事上心，明明可以分配給別人做的也要搶過來做，根本阻也阻不住。

第四點要說的，自然是她的當女人的智慧，在合適的時候聰明，在合適的時候憨笨，不會總是鋒芒畢露，在一些大場合很懂得為我留面子。

例如在學校的宴會上，她總時會讓我表現自己，而她則小鳥依人的在一旁。

而最後一點的是，李紫彤有很強的母性，她很懂得去照顧身邊的人，身為一個女性，母性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要素，因為母性越重往往代表她是非常顧家，而且將來必定會對子女疼愛有加。

而我作為一個男性，雖然未想要馬上成家立室，但也深深被她的母性所吸引。

李紫彤最能表現她母性的情況，往往也是在我生病的時候。

平常的她很多時候都是粗粗魯魯的，但當要照顧我的時候，卻表現得極為溫柔和細心，尤其是我們兩個在泰國實習的時候，那怕她也是跟我一起病，她也捱着不適去照顧我。

假如要用一句說話去形容李紫彤優點的話，大概真的就是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吧。

細說回來，原來李紫彤這個人一直有這麼多的優點，可笑的是我竟然沒有一個可以說出了，因為這一切對她來說都還未發生。

不過，那怕李紫彤沒有了以上的每一個優點，我還是會一直愛着她的。

因為李紫彤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不可取締的。

想着想着，我偷偷地吻了李紫彤的前額，然後沉沉睡去。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十九章

我從睡夢中覺醒，然後驀然發現懷中的佳人早已消失不見，留下來的只有貼在床頭上的一張便箋紙。

那是我自從回這個時間點長久以來，第一次睡得如此的安穩，安穩得連李紫彤起床去上課我也沒有發現。

這一覺讓我完全放鬆了自己，精神上的壓力一掃而空，所有壓抑已久的不快和負能量一下子完全釋放了出來。

大概這就是李紫彤獨有的魔力吧。

曾經聽說過，當真正愛上一個人，你會很自然的放鬆自己，因為你會在對方身邊找到安全感，找到幸福，找到歸宿。

就好比避風港一樣，你所愛的人就是一個你獨佔的庇護所，也許不會完全可以保護你免受風浪的打擊，但至少可以給你一點安心。

而李紫彤，就是我的避風港。

我不知道在李紫彤心目中，我算不算得上她的避風港，不過我猜的話，我也覺得大概不是吧。

畢竟我們分開過這麼多次，我大概也猜出了一點半點的原因。

要是我是一個好的避風港，能為她好好的遮風擋雨，給她多一點安全感，我們也許根本不會分手。

其實分過這麼多次手，我也不是不明白，除了她之外，我也有一定的責任，若不是我表現得太幼稚，若不是我表現得太不上進，若不是我表現出太少男子氣概，我們分手的次數，至少可以減少一半。

我撕下床頭的便箋紙，看着那一筆一划字跡工整的秀字，我不禁暖在心頭。

「我先去上課了，起床記得吃掉枱上的牛角包，你走的時候記得替我鎖門，鎖匙我放在枱上了，午飯的時候帶過來給我吧。」

我往書桌一看，果然發現桌上有一個牛角包和一串鎖匙。

我會心一笑，伸了一個懶腰然後爬下了床，隨便的弄一弄李紫彤的床鋪。

整理床鋪之類的事，以往的我從來沒有這個習慣，因為在我眼中，床是我的，我自己都不介意的話，整不整理也是我的事。

然而這是李紫彤的床，雖然我知道她不會介意我有沒有替她整理床鋪，但是這些小事能多做一點當然是最好的，這可是增加印象分的好機會。

望着整理好的床鋪，我拿起牛角包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後執起鎖匙離開李紫彤的房間。

人會為了追求自己所愛的人，往往會為對方而作出改變，盡可能的希望借這些細微的小事換得對方的歡心。

可是一但兩人在一起之後，這一切很容易就會打回原形，沒有人可以保證這些改變會是永恆的。

記得曾經有一次，李紫彤在分手前對我說過，她覺得跟我一起前和一起後，簡直是兩個世界，當初以為我是很成熟的，很多事情都看似很上心，實質上卻其實幼稚而且懶散。

當時的我完全來不及反應，腦袋裏就只有李紫彤的聲音一直在迴盪。

那一次輪迴，我想了很久才想通了這一個道理。

有一些形象我們塑造出來，為的就是吸引對方，就如同一件貨品的包裝一樣，那些形象很多時候都只是虛假的表像，通過一些特別的推銷手法去吸引你購買，一但拆開外殼後，包裝紙下真實的面孔就會表露無遺。

這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愛情，亦是每個女人最討厭的愛情。

每個女人都希望可以有一段童話故事般，幸福美滿的愛情，又或者一段愛情電影般，浪漫甜蜜的愛情，誰都想有一個完美的白馬王子作為自己的情人，李紫彤亦是如此。

但無奈的是，人沒有完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點，故事跟現實，永遠都有差距的。

的確，人是可以為了愛的人而改變，可是，代價是多久？

要知道這世界，沒有多少個人願意陪着對方，慢慢的陪對方改變，尤其是女人。

所幸的是，我已經解通了這一個道理，更幸運的是，我有無限多的機會讓我慢慢完善自己，問題只是在於，我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缺點呢？

我一路上咬着牛角包，一路細想這個問題。

我的缺點，主要原自於一點，沒有自信。

李紫彤口中一路說的幼稚和不上進，歸根究底其實是指我沒有好好計劃將來；而她口中的沒有男子氣概和沒有安全感，順藤摸瓜其實是指我不會為了她與人交惡。

可是，事實卻不盡然。

計劃將來，其實不是沒有，可惜我沒有那個勇氣去告訴她，因為我沒有自信自己可以兌現自己所有的承諾，我不希望把一切都說實，從而給她一個假希望。

與其開一張空頭支票，我更傾向在米已成炊的時候給她一個驚喜，而這就做造了我不上進的錯覺了。

至於另一點，確實是我的過失，作為男朋友，理應要保護女朋友，可是我卻是那種好好先生，能不交惡就最好，那怕女朋友被欺負，也沒有正式站出來當個護花使者。

說到底，某程度上也是我沒自信和懦弱的性格使然。

認清了問題後，自然就是要想相應的對策去改變自己，而我身邊最能提供建議的，就是葉家勤。

我沒有直接跑到葉家勤的房間去，因為我也相當肯定他還在跟昨夜的獵物在玩纏綿遊戲。

我發了一個Whatsapp訊息給他，然後約了他晚上在酒吧來一個男人間的談心，也沒等他回覆就收起手機。

低頭查看了一下時間，發現已經將近十點，我急忙回到自己房間快速梳洗，換回西裝去上課，迎接新的一天。

上課，然後與李紫彤吃了個午飯，繼續上課，然後班會活動，這一天就這樣平淡無奇的度過了。

昨晚發生過的事，我和李紫彤都很有默契的沒有道破，那怕上課傳的Whatsapp訊息，也只是說一下上課的趣事，感情方面的都盡可能避而不談。

幾經辛苦，這平淡的一天終於接近尾聲，我獨自一人坐在吧枱的角落等着葉家勤。

今晚酒吧的情況跟昨天相比，簡直是差天共地，來喝酒的就只有幾個我不認識的新生，就連酒吧當值的也不是那韓妹金智玄，而是一個新來的泡菜仔，一個可以閒談的對象也沒有。

也許是我的偏見，我打從心底就相當討厭韓國男生，在整個大學生涯之中，就好像只有一個大四才認識的韓國男生成了我的朋友。

大概坐了半個小時，突然有一隻手重重拍在我的肩膀上，我頭也不回便知道我今晚「約會」的對象終於來了。

葉家勤拉開椅子坐下來，然後單刀直入問道：「怎麼了，是有甚麼感情煩惱嗎？」

「你認識我這麼久，我覺得我是個怎樣的人？」

葉家勤沒有立即回應，而是思量了一下，接而才娓娓道出：「你是一個相當簡單的人，一個好容易被看穿的人，老老實實的，重情重義又沒有甚麼機心，絕對是一個很好騙的人。」

我一拳打在他的手臂上，他吃痛的白了我一眼，「我有說錯嗎？你這人重情重義的程度，簡直可以媲美古代武俠小說中的主角了，只要說一聲兄弟，你可以絕不過問的借錢給別人，有時候我都懷疑你到底是白痴還是真的太有錢了。」

「對人好不是錯，善良是你的最大優點，但是過分的善良亦是你最大的軟肋，你的善良本性已經變成你的缺點，連最基本拒絕人也不懂，你的善良已經變成懦弱，要知道這是現實，不是童話，就算是童話，善良的人也只會被別人利用。」

我不禁望着葉家勤，然後說：「你以前看的到底真的是童話故事嗎？怎麼你的思想會如此的黑暗？」

「這叫做現實的殘酷，你以為人善天不欺，可是事實上欺你的不是天，是人。要記住，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我拿着手中的威士忌杯，靜靜細味着葉家勤的話語。

葉家勤見我似懂非懂的，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拋下一句，「男人，該強硬的時候就一定要強硬，不要一味的逆來順受，那會顯出你的怯懦和軟弱的，好好想一想我的話吧。」說完便扭頭離開酒吧。

我搖着杯中的威士忌，喃喃自語道：「強硬嗎...我做到的話，大概早就做了吧。」

話畢，我把杯中的威士忌一飲而盡，哼着一句歌詞離開酒吧。

「總擔任偉大角色，獻奉全部愛，寧願悉心灌溉，沒結果的錯愛。」

每次心痛，我都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二十章

這是我向李紫彤表白後的第五天，日子仍然如常的過，除了每日上課，就是要為了班上的宴會做準備。

與此同時，其他班的學生亦急忙的籌備着各自班的宴會，而因為各自班級人數的不足，我們亦要到其他班上幫忙。

亦是如此，我和李紫彤相處的時間亦相對的減少了。

萬幸的是，其他班上的管理層找了李紫彤和一眾新生做去跳舞表演志願者，所以我還是可以每天見到她的。

一邊在演練着宴會的流程，一邊看着李紫彤跳舞，其實也是一大樂事。

不得不說，會跳舞的女生對我來說真的很有吸引力。

儘管我和李紫彤每天仍然相見，但是空氣中總是瀰漫着一股尷尬。

那不是表白失敗的尷尬，而是明知相方的心意，可是相方卻沒有把握踏出那一步，停滯不前的尷尬。

心與心的距離，其實就只隔着一張紙，差的就只是一個捅破那張紙的契機。

隨着日子一天天過，第一班宴會舉行的日子無聲無息的來臨，望着一檯檯的老師和賓客，我不禁有點緊張。

雖然我自問對於整個上菜流程很有信心，而且不是我自己班的宴會，但畢竟這個宴會是要計分的，有所出錯導致其他班扣分還是會不好意思的，所以我還是不自覺地神經繃緊了起來。

就在我完成最後一次流程演練後偷閒坐下來休息時，有一雙手突然從我身後遮掩着我的雙眼。

「猜猜我是誰？」耳邊傳來這麼的一句說話。

我輕輕一笑，根本連猜也不用出知道處於我背後的正是李紫彤。

「這手很滑，應該是屬於我女朋友的。」我捉着那雙手輕輕的撫摸着說。

「討厭，誰說要當你女朋友了。」李紫彤往我的手臂上打了一記粉拳嗔着說。

「說不定的，你很快就是了。」我心裏默默想着。

「對了，今晚的After Party你會去嗎？」李紫彤主動的問道。

我微微一笑，點點頭說：「那是當然要去，因為那可是慶功狂歡的時間，怎可能錯過呢？」

「那一會宴會完結後，你換好衣服來接我吧。」李紫彤露出一個迷之微笑，然後轉身回去繼續排舞，看得我完全出了神。

「喂，別發呆了，還要繼續排練上菜流程呢。」一隻手出現在我眼前晃了晃，把我從恍神之中喚回現實。

「哦。」下意識的回應了一下，我便回到原來的地方繼續排練。

隨着宴會開始的時間越來越接近，大伙兒都慢慢緊張起來。

眼見大家精神都開始崩緊，那個班上被指派擔任宴會經理的法國人也明白再排練下去也沒有意思，甚至乎會出現反效果，於是只好把大家召集起來，把一些重點再三強調後，說好了下次集合時間，便讓眾人回房間休息。

一聽到解散兩個字後，眾人立刻一哄而散，留下寥寥可數的幾位經理在討論流程的規劃是否有其他漏洞。

而我亦無意參與其中探討，畢竟不是自己班的宴會，而且理論上班與班之間也是競爭對手，我也沒有義務要幫他們研究流程的漏洞。

說穿了，我其實只是為了看李紫彤跳舞，再加上我班上的經理又不斷哀求我，讓我去別的班收集一下情報，我才勉為其難的接下這苦差。

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很快便來到宴會開始前的最後一分鐘。

環顧四周，每一位同學都帶有一點惴惴不安的感覺，連帶着我也被那緊張的氣氛感染了。

下午六時三十分，第一位客人準時踏進宴會廳，在經理的帶領下來到預定好的位置，而其他客人和老師亦魚貫入場。

作為一個「高級餐飲」的服務員，一些最基本的服務品質是必須的做到。

循例的為第一位女士拉開椅子打開餐巾，然後拿起瓶裝水，單手負背順時針的開始為我那一桌客人倒水。

由於菜單早已定好，只有素食和肉食選擇，客人在收到請帖時早已選定好所要的菜色，所以整個晚宴的流程其實很簡單，先是由班會經理致詞，然後按照上菜順序為客人奉上頭盤，主菜和甜品，而上菜的間隔就以舞台表演作插曲，基本上整個宴會流程也算是流暢。

煎熬的時刻過得特別慢，那怕我很享受整個服務的過程，但享受之餘卻又要集中精神以免出錯，我還是有點經不住三小時強度的神經繃緊。

幾經波折，宴會終於步入尾聲，在送走最後一位客人之後，我們終於可以開始收拾殘局。

面對眼前的殘局，眾人為了早點休息，以及想要達到及格標準的限時，所有人都配合得有條不紊。

集眾人之力，一張又一張的巨型圓桌被摺起，一件又一件的小型裝修被拆卸，一隻又一隻的骯髒的杯碟被清洗，用不到三十分鐘就已經把禮堂回復原狀。

我癱倒的躺在禮堂中央，放鬆了四肢，靜靜的放着禮堂的天花。

就在我頹廢的休息時，褲袋裏冷不防傳來了兩下震動。

我緩緩的從褲袋掏出手提電話解鎖一看，然後會心一笑。

一連串的訊息彈了出來。

李紫彤：「忙完了嗎？」

李紫彤：「忙完了就快點回房洗澡。」

李紫彤：「你一會兒過來接我吧。」

李紫彤：「把你那件外套帶上，我覺得挺好看的。」

把訊息一一看完後，我隨手覆了一句「等我一會。」就把手機關上放回褲袋。

我拖着疲累不堪的身軀好不容易的從地上爬起來了，重重的伸了個懶腰。

望一望手錶，原來不經不覺已經十一時三十分。

算上洗澡和換衣服的時間，估計可以十二時前可以接得到李紫彤。

而結果亦如我所料，我已經換好一身裝扮，準時十二時出現在李紫彤的房門外。

我輕輕扣門，卻發現門竟然只是虛掩的。

而既然房門是虛掩的，那就表示李紫彤必定在房內等着我的到來。

我駕輕就熟的推開門，然後躡手躡腳的走進房。

「到了嗎？」熟悉的聲音從洗手間內傳出來。

無論經歷幾多次，我還是沒有想通李紫彤是如何得知我的到來，是單純女人的直覺，還是她每隔幾分鐘這樣叫一次，直至我回應為止？

不過這問題我也懶得去深究，隨口應上一句：「到了，你還在化妝嗎？」

「化好了，現在出來。」話畢，洗手間傳來化妝品在化妝袋內激烈碰撞的聲音，顯然是在手忙腳亂的收拾殘局。

未幾，李紫彤穿着一身黑色連身裙從洗手間出來，裙上若隱若現的褶皺線條流露出幾分優雅。

「今晚的你...很美。」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見的景象，但不知道為何，我還是像個白痴一樣說出了一句稱不上讚美的話語。

「那你是說我平日不美嗎？」李紫彤啾聲說道。

「不是不是，平日都美，只是今天的你更美。」

在道出這一句說話後，我不禁在心裏暗罵着自己：

白痴！馬駿堯你那麼多次的輪迴都是白過的嗎？怎麼那可笑的讚美技巧一點長進也沒有？

萬幸的是李紫彤並沒在意，只是輕輕的反了一下白眼：「走吧，其他人還等着呢。」

我等她穿好鞋，然後執起她的手，她微微掙扎了一下，卻沒有甩開我的手。

一路上我們的手都沒有鬆開，卻沒有了往日的尷尬，就像一般情侶無疑。

與其他同學會合了後，我們一行人一同坐上旅遊巴到附近包了場的夜店。

外國的夜店其實也跟蘭桂坊沒有兩樣，經過門外的保安，循例的做一下檢查，扣上手帶後便可以自由出入。

去過夜店的人大概都懂，夜店內的角度好比炎炎夏日，一大班人圍着DJ枱在舞池中舞動時所散出的

熱力，那怕在英國正值三月還未回暖，而且冷氣開放的情況下，室內還是像個溫室。

我和李紫彤隨意點了兩杯雞尾酒，一同來到其中一個土豪同學的包枱坐下來。

枱面上放滿了各式各樣的酒類，照眼見的數量估算，起碼價值二千英鎊。

「遲到先罰一杯！」說話的正是校內有名的新加坡土豪，每次有酒局的情況也少不了他，幾乎每次都會開到一枱滿是酒，坐下來的每一個人都會被他灌醉，而他卻永遠只是小酌幾杯。

有時候我也想不明白，付錢看人醉是甚麼心態，可既然他樂得結賬，我也樂得喝醉。

「Steven哥，先飲為敬！」我拿起枱面上的杯，嗅了一下，然後一飲而盡。

伏特加火辣灼喉的感覺把我的感官全面喚醒。

我重重的呼了一口氣，搖頭說：「酒就飲過了，要玩甚麼嗎？」

「別急，你女朋友還未飲呢。」

我望一望李紫彤，果然看到她面露難色，伏特加刺鼻的味道並不是她所喜歡的。

「我幫你喝一半好嗎？」我在她耳邊說到。

她點點頭，喝了幾口便把杯遞了給我。

待我把酒喝掉後，眾人一聲歡呼，然後繼續遊戲，而李紫彤則偷偷輕吻了我的面頰。

我倆四目交投，然後相視而笑。

「要一起玩嗎？」我問。

回答我的，是一個搖頭。

「我想到舞池去。」說完便站了起來，然後伸出她的雙手也把我拉起來。

我就這樣被她牽着，穿過密集的人群來到舞池中央。

在酒精和強勁的音樂節拍影響下，舞池中包括我和李紫彤在內的所有人都異常興奮地躍動。

舞池之內，有人隨着DJ的節拍舞動，有人在擁抱接吻，有人隔着衣物互相愛撫。

在身貼身的情况下，我一把擁着李紫彤，而她亦順勢倚在我身上。

「你看那邊。」李紫彤突然停下跳躍在我耳邊大聲說道。

我順着她望的方向，竟然看見葉家勤正從後方擁着一個女生，而那女生亦把臀部貼近葉家勤的下體在磨擦。

「禽獸。」我不禁說了一聲。

「的確，可換着是你，你會選擇當禽獸，還是禽獸不如呢？」李紫彤忽然望着我的雙眼問到。

「要不，我們現在就探討一下這話題？」我賊笑着說。

「才不要！」李紫彤一記粉拳打在我胸口，然後又拖回我的手。

「累了，回去飲酒。」她說。

我聳聳肩，也隨行跟上。

大概在夜店逗留了兩個小時左右，我已經跟着李紫彤來回的在舞池和包枱之間遊走了好幾次，而我和李紫彤亦開始有幾分醉意。

「回去好嗎？」我抱着半醉的佳人問到。

李紫彤望了包枱一眼，又望了我一眼，然後說：「再喝一杯就走好麼？」

我苦笑着點頭。

她要喝我阻止得來嗎？

見我答應過後，她又興奮拉着我回到包枱。

而結果當然不止是喝了一杯。

當我們眾人把枱上的酒喝得七七八八的時候已經是早上四時三十分，夜店內的人流明顯減少了很多，在別過那些還在求醉的同學後，我和李紫彤坐上了的士返回學校。

李紫彤的右手緊緊扣着我的左手，倚着我的肩膀，一路上不發一言，直至下車。

「今晚到你房睡好嗎？」走到一半時，我忽然扭頭問她。

她想了一會，搖搖頭說：「去你那吧，反正你那韓國同房也不會回房間的。」

我倆十指緊扣的漫步着，直至走到我的房門外才停了下來。

「怎麼不開門？」李紫彤站在我旁邊問到。

我忽然鬆開緊扣的手，然後一手把她擁入懷中，往她的嘴唇吻了下去。

回應我的，並不是一記耳光，而是她柔軟的舌頭。

我一邊擁吻着她，一邊從口袋掏出鎖匙打開房門。

我倆從門外吻到門內，再吻到床上，一路上滿是衣物。

「你是不是經常這樣騙女生上床的？」李紫彤躺在床上突然停下來問到。

「沒有，你是我來到英國後第一個如此親密的女生。」我認真回答到。

李紫彤反過身來把我壓住，輕輕在我耳邊吹了一口氣，然後輕聲問：「真的？」

「真的。」我一隻手摸着她的秀髮，另一隻手順着她的腰往上游走，然後輕輕的用單手把她的胸圍扣解開。

李紫彤輕搥我的胸口，嗔罵到：「這麼熟練還說沒有經驗？」

「冤枉呀，這...」我還沒說完，李紫彤一下子吻了下來，把我的嘴完全封上。

我把李紫彤重新反過來，順手把燈關掉，然後從她的頸開始往身體的其他部位吻下去...

漆黑中只有兩具赤裸的軀體纏綿着。

「回望最初，漆黑裡緊張的碰撞，

雷電重擊在一刻交錯，

不安神情驚慌，還覺驚嘆徬徨。」

每次心痛，我都會回到從前的時間點 - 第二十一章

纏綿過後，我倆互相相擁着。

「李紫彤。」

「嗯？」

「當我女朋友好嗎？」我深情望着她的雙眼。

一記粉拳打在我胸口。

「現在才想起這個問題嗎？」李紫彤噘嘴說到。

「那你想還不想？」我的雙手纏上李紫彤的纖腰，然後不安份的在其背後遊走。

李紫彤臉上一紅，然後一口咬住我的右臂。

「痛...痛痛痛！」我本能的想要抽出右臂，可是又怕傷到李紫彤，所以還沒有發力就放棄了，任其在我的手臂上留下印記。

未幾，李紫彤鬆開了口，然後望着我右臂上深得發紫的一排牙印。

她笑着說：「這個牙印就是代表你，馬駿堯，從今以後只屬於我一個，以後一定要聽我話，知道嗎？」

「你屬狗的嗎？」我望着那幾乎要流出血來的奴隸賣身契印不禁問到。

「你管我屬甚麼，反正你就屬於我。」李紫彤得意洋洋的笑着說。

「好吧，那我的公主，要我侍寢嗎？」我一手攬住李紫彤，輕吻她的前額，柔情的說道。

「才不要。」懷中抱着的佳人掙脫我的手臂，側過了身背向着我。

未幾，她又彷彿感覺到少了一點東西，然後反手捉住我的手，攔在她的腰間。

「以後都要攬着我，不準鬆開。」在李紫彤拋下了如此一句說話後，房間陷入一片安靜。

我沒有回答，只是輕輕一吻李紫彤的後頸，緊緊的抱住她，直接用行動表示。

我知道這一刻的她，比起甜言蜜語，她更需要直接的行動證明。

我倆就如此相擁着沉沉睡去。

轉眼間朝陽已經高掛，柔和的陽光通過窗戶反射在李紫彤的臉頰上。

稍微刺眼的陽光顯然令床上的佳人感到不舒服，把身一反，白皙修長的大腿毫無形象的疊在我身上，同時也把我弄醒了。

睡眼惺忪的我一陣無奈，可是面對自己的愛人又不好發作，也只好作罷。

我輕輕抽出左手，溫柔的撥弄李紫彤的秀髮，露出頸肩的線條。

白皙的頸後還留着昨夜激情的痕跡，一個又一個深深淺淺的吻痕，彷彿在示意佳人已經名花有主了。

我又輕輕的吻上李紫彤的前額。

「你怎麼總是吻我的額頭？」李紫彤張開雙眼望着我問到。

原來李紫彤早就被刺眼的陽光照醒了，剛才的那一腳，顯然是故意想要弄醒我的。

「好像是由初初認識我的時候，你就偷偷地這樣做了吧？」她繼續說到。

「有嗎？哈哈哈哈哈...」偷吻李紫彤這事，以往這麼多次我都沒有直接承認過，這次當然也不例外，一笑置之輕輕帶過。

「別人都偷吻都是吻嘴的，你就偏偏吻吻前額。」李紫彤話中似乎帶着一點不滿。

莫泊桑說過，吻本身是永垂不朽的，透過親吻嘴唇傳遞開去，流芳百世。

顯然，李紫彤的思想就是這一種，對她來說，吻嘴才是真正的親吻。

「古有蜘蛛俠以蜘蛛絲在倒吊，跟女朋友深深一吻；今有馬駿堯每晚於睡覺前在床上，對李紫彤前額一吻。」我這樣說。

「跟別人不一樣，才顯得我們的吻的特殊，只屬於我們兩個之間的。」

聞言，原本稍有微言的李紫彤頓時眉開眼笑。

果然，浪漫是女人難以承受的天敵，縱使看似花言巧語口甜舌滑，但只要有一絲真心，女人還是會受落的。

試問世間上有那一個女人會不喜歡聽到甜言蜜語，那怕出家女尼聽到也會動容，何況只是熱戀中的一介女子。

「說好了啦，你每晚睡覺前都要吻我額頭哄我入睡，你可不要食言，不然我以後也不理你。」李紫彤忽然孩子氣的說。

「那當然啦，我可是男人之中最注重諾言的人。」我從床上坐了起來正色道。

「一言即諾，一生守之？」

「一言即諾，一生守之。」我莊重的說到。

老實說，我認為自己當下的莊嚴程度已經比得上電視劇婚禮劇情的男主角，就差在還沒有以性命起誓而已，可是接下來的發展無論是第幾次發生，還是讓我想反白眼。

「不行，媽媽說過男人的說話都是不可信的，勾手指打手印！」李紫彤也坐了起來，伸出了手指尾。

我深受打擊，李紫彤的話令我不禁想，到底是我樣子不可信，還是這個世界上真的太多渣男？

也是的，世界上實在有太多渣男，那種極度自私、擅長索取、不負責任，以玩弄別人感情為樂的男人比比皆是，就葉家勤就已經是一個了。

雖則說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可是壞跟渣之間還是有一點差別的，壞男人只是三觀不正，而渣男卻是人品問題。

男人可以壞但是不一定是渣，但是渣的男人必定是壞的。

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怕我人品再好，態度再誠懇，在李紫彤眼中我還未得到她百份百的信任。

也對，這是一段「新感情」，信任是要自己爭取回來，而不是天掉下來的，更不是可以繼承得來。

我撓撓頭，然後也伸出了手指尾勾上李紫彤的手。

「那天我共你勾手指尾，答應過會更愛你，抱緊你就有好天氣。

洞悉兩心一意，才磨合完美，愛是了不起。」

「勾過手指尾就不準食言，不然會一輩子都不好運的。」

「好運與否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的運氣在遇到的那一刻，就已經花光了。」

「我不管，反正你不能...」沒等李紫彤說完，我就對着她的嘴唇重重的一下子親了上去。

「好啦，不食言了，食午餐總可以吧？」鬆開了快要被我吻得缺氧的李紫彤，我如此問到。

與此同時，我倆的肚子亦同時餓得響起來。

我倆相視而笑，連忙一翻梳洗，然後挽着手步出了房間。

「在有生的瞬間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運氣，到這日才發現，曾呼吸過空氣。」